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曾卓诗集

 **eBOOK**
内参资料 非商业

生 活

忧郁像一只小虫，
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
不愿说也不愿笑，
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
生活像一只小船，
航行在漫长的黑河。
没有桨也没有舵，
命运贴着大的漩涡。
1936年7月

别

一只脚踏上那高大木船的身子，看水面上晃动一片月亮，从此征途就在你的面前拉长。
一片笑又一片哭，
命运给我们盖上一身残酷。（浮萍似的）
我们悄悄相聚了，
（浮萍似的）
我们又悄悄离去。
蜗牛驼着的日子，
我们就在这蠕慢的日子里生活。过去的种种
（悠远了）
给今日苦闷的脸上
刻出一个笑涡。
说什么斜阳里一串足迹，往事只是一场梦，一个谎。山城早就在千年前睡死，愿你珍重，
别叫流浪的脚步
踏碎青春的影子。
光明的力量拉你走，
到那遥远的地方，
度几个春秋。
塞北的花也开，柳也绿，春风吻着你的脸
那就是我的问候。
也许我将跟上你的足迹，看一身军服把你装扮得英勇。在抗战的

巨浪中长大，为民族，也为自己
准备头颅在战场上开花。江边的沙滩
这么长，也这么软，
我们印无数足迹在上面。
说着话，发着痴，
痛苦抓来过去欢乐的影子。黑水联着无际的天，
你带去离愁，
又将悲哀挂在我身边。摇着手互说一声“再会”，愿一路顺风随你
吹。

1939年1月

门

莫正视一眼，
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哄骗我们的是
她；

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

而她

在并不汹涌的波涛中，就投进了

残害我们的兄弟的人的怀抱。

今天，她又要走进

我们友谊的圈子。

她说，她现在才知道

只有我们

才是善良的灵魂。

让她在门外哭泣，

我们的门

不为叛逆者开！

1939年，重庆

狱

伸出了削瘦的手

从冰凉的铁栏格。

投出了激愤的眼光

从阴森的小屋。
负着苦难的祖国，
又负着祖国给你的苦难，你年轻的生命的力量
被抛置在黑暗里。
不是为受苦而伤心，而愤怒，愤怒而且伤心的是：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受苦？
1939年，重庆

那 人

那人从北方披着一身风沙来了那人穿着灰色的棉军衣脸是和土地同色的

和我走在重庆破壁残垣的街上仍然有着拥挤的行人的街上那人痛苦地皱了皱眉

接着笑了笑，说：

“我像是走进了古罗马”那人问我怀念家乡不
说起童年时下雪的日子我们在雪地上

扑雪人 打雪仗

那人说：

“现在是真的在雪地上打仗了”那人向我倾诉
在战争中迈过的岁月

那人说：

“在战地

我有一匹大红马

现在送人了

但还很想念它。”

那人向我说起在北方工作的成绩但我告诉他
这里是不像北方的

这里的工作是很艰苦的那人仍旧只是笑了笑
用右手拍着我的左肩

“正好，自由的空气

呼吸得久了

再应该到后方来锻炼一下。”

1939年，冬天

来自草原上的人

来自草原上的人，
要回草原上去。
草原上——
那铺满青草与野花的
辽阔而肥沃的土地，
接着辽阔而明亮的天。人们勤劳地播种，耕耘，无数的年代，流
走了无数的人
活在这块土地上面。
在秋日的阳光里，
从大地上
收获了金黄色的谷粒，上面播散着
怡人的芬芳，血汗的气息。收获者笑了，
大地也笑了，
而当春天的风雨
吹刮过积雪满布的平原时，人们又将身子
投向大地敞开的怀抱，播下种子，
播下一年的希望。
草原上的人们啊！
和大地有着深深的默契。他们相互说着
无声的衷心的言语，
挨着悠长的岁月……
当踏进海外强盗的足迹，痛苦与灾难
就在草原上蔓延，滋长。为大地所哺育的人群
却不能生存在这片土地上。这土地
是他们祖宗的血肉所肥沃；这土地
是深深地为他们所熟稔与热爱的……灾难的洪流，
痛苦的洪流，
侵蚀着草原上的人群。他们陷落在
饥饿寒冷的深港里。
大地也展开
被蹂躏着的愁苦的面容。而今
当梦乡的风
吹过山城的峰峦，
我听见了大地
对她的孩子们的呼召。我听见了草原上
那些被损害被侮辱的弟兄，从郁结的感情里
喊出了愤怒，喊出了反抗，喊出了敌人的灭亡。
我也是草原上的孩子
是大地所哺育的！
我用脆弱的喉咙嘶喊：“来自草原上的人
要回到草原上去。
将自己的血
流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我们的明天
——那光明的快乐的明天呀，我们是土地的主人，

不再有灾难袭来。
我们将健康地劳动，
健康地笑，
永远，永远。
1940年2月

母 亲

病了像是被秋风吹落的黄叶我静静地躺在床上
两颊日见消瘦了
脸枯竭的黄着
如同一口干涸的古井
我只能微睁着无力的眼睛窗外 是低沉的
初秋的天
连野鸟都不大飞过的
冷寂的院落
在书籍零乱的房里
我静静地躺着
爱我者呢
恨我者呢
一齐来吧
然而没有
即使是一点轻微的足音低低的一声呼唤
也该带给我多少喜悦
却是一切都远远地离我而去了——连小屋中共过多少患难的友人在月光下做过多少荒唐梦的孩子我想起了在战争中的如火如荼的日子弟兄们的英勇的死亡
想起了自己衣襟上的血渍白发母亲的眼泪
用花瓣为我擦血的女郎今天——
祖国受着沉重创伤的今天他们——那些亲爱的弟兄当仍在艰苦地战斗着
让我将自己的怀念与祝福从窗口掷过去……
而我也要早早地好起来呵我怎么能够长久地躺在床上呢我应该将脚步伸进历史巨大的鞋套夹在浩浩荡荡的歌唱人群中向着前面美丽的日子更美丽的日子艰辛地痛苦地
然而快乐地前行
有谁来么
给我倒一点稀饭
不然一点凉水也成

有谁来么
而窗外
秋风秋雨同时起了
好冷的天气
谁给我关一关窗
好么谁？
1940年9月 重庆海棠溪

爱

是什么？

那沉重地叩动我的心弦掀起我的脑海万丈波涛的是什么？那使我暴烈的憎恨与愤怒如火山口一样喷发而出的是什么？那使我振起稚嫩的羽翼从狭的笼飞向暴风雨的是什么？那使我坐守在漫漫的酷寒的冬夜间或是卧倒在荒凉的滴满血迹的旷野上对着世纪哭泣的

是什么？只是因为对光明的殷切的希望只是因为对自由的热烈的渴求只是因为对明天的美好的憧憬只是因为对生育我的土地的眷恋……只是因为对这一切的不能遏止的深深的爱呵！

1942年4月24日

青春

让我寂寞地

踱到寂静的河岸去。

不问是玫瑰生了刺，还是荆棘中却开出了美丽的花，——我折一支，
为你。被刺伤的手指滴下的血珠，揩上衣襟：

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

1941年12月24日，北碚

断弦的琴

将我的断弦的琴送你

从此不愿再弹奏着它
在你明月照着的绿窗前唱一支小夜曲
因为我不愿
让时代的洪流滔滔远去却将我的生命的小船
系在你的柔手上
搁浅于爱情的沙滩
我知道要来的
是怎样难忍的痛苦

但我仍以手
扼窒爱情的呼吸

1942年4月，黄桷树

乞丐窟

—

像一个摇摇欲倒的老妇人，呈露着饱受风霜衰颓而黝黑的面容，那所破烂的歪倾的小屋，悲哀无告地匍匐在连野草都如此稀落的荒凉的郊野。

连鄙弃的眼光也不肯掷过去，过路客商喧嚷着笑谈而过。戴着大草帽的牧羊人和羊群也不肯走近那所屋边，只有野狗整日远远地向那小屋发出令人心悸的狂吠。

二

谁知道小屋活了多少世纪？蜘蛛在朽梁上织着繁密的网，野鼠在破颓的墙角钻着巢穴。四壁漏风，百孔透亮，而仍阴暗如悬落千丈的深谷。难以忍受的怪味气息拥挤地刺进人的鼻门。不要久站吧我觉得寒气浸入骨髓。这不是久荒的古刹，正中却供奉着香灶神位，一张由红色变成灰黑的长纸贴在墙上左右求吃唐王天子神位南北都讨

三

谁是这屋子的主人？这屋子的主人是他们——他们的头低垂着像为狂风摧折的枯树。他们的头发是枯乱的秋草，他们积着厚垢的脸上两颊突然下凹。

两眼是深陷的古潭，那眼光阴森而无力贪婪而可怜而那口那暴咧着不整齐的黄牙如一个险窟的口，整日神秘地张合着似乎在喃喃地念着难解的咒语。

——就是这样一群老老少少的乞丐，是这屋子的主人。

他们似乎有着世界上的一切，而又一无所有；他们似乎无力再承担人世上的一分痛苦，而一切在他们又似乎都无所感受 满不在乎。

四

他们随着太阳起身，以不同的姿态摸索着走出 匍匐着走出 爬行着走出 滚跌着走出 哀嚷着走出……像一支污笔上挥洒出的秽水，分散向各

个村落小镇。或以在青石板上重重的叩头，或以哀摇人心的哭嚷，或以残废的手足，或以血淋淋的伤疤……他们出没在窄街小巷，欲以痛苦换取一份施舍。

他们口中高嚷着的那些“慈悲的太太 小姐 老爷 先生们”呈着憎恶害怕的脸色，掩鼻闭目走过他们身旁。而此外 又有多少人有余的东西向他们施舍呢？！顽童向他们投掷着砖屑。他们的脚上似乎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将那些野狗拖在身后狞叫。他们喝叱着将竹竿重重举起叹一口气又无力地放下。呀 闪开吧，那边那个彪形大汉举着木棍向他们奔去……

五

无数溪流又汇集到这冷寂的港湾，他们伴着夜的脚步先后回来。大地好静，夜好凉。

严寒的厉手伸进了小屋的门扉，空气冻结了。

没有灯（要什么灯），黑蠕蠕的一堆无言地围坐。

谁在用粗大得可笑的烟杆抽一袋烟，星星红火在黑暗中闪亮。不能再密合的拥挤，不能再紧缩的蜷伏，他们零乱颓倒地睡在稻草上。他们零乱颓倒地睡在稻草上。夜虫啾啾，是他们的催眠曲。明天，谁能睁开眼睛而谁再不能，请问今夜的寒风。

晴夜星光漏下，雨夜水滴漏下。

林间响过的风呵，轻点，更轻一点的吹吧。你听他们如此抖瑟着，急促地气喘。而且那小屋发出吱吱的哀声如一个垂危的老妇人在作着生命的最后的祈祷……

1942年2月北培，黄桷树

埋 葬

同志，安息吧！安息在我们的心中，只要你能获得一点安慰，凡是你所需要的我们都无条件的交给你！在这残酷的战斗中，我们要锻炼出钢铁般坚强的肩背，用肩背来荷载你以及所有的战死者们的骷髅……

——东平

—

行 列

秋日的黄昏与落叶的林子悠扬的唢呐的吹奏

单调的锣鼓的敲打

新寡的妇人的嚎哭

抬棺的力案的吆喝

落叶被践踏的吱鸣……和谐又不和谐地交响着波动过残叶枯槎的林梢荡漾在荒山与荒山的空间稀落的悲哀的行列

走在枯涸的溪道侧

冰冷的无表情的面容

过度的吹胀了双颊

或是机械地摇动着双手吹鼓手们是开路者
头蒙白布的女人随后
流着泪捶着胸拧着通红的鼻尖双眼是深陷而红肿的
小脚急速地颠跛着摆动未漆的单薄的白木棺材跟着她四个彪壮的
大汉费劲地抬着它
提着装满锡箔的竹篮的幼童将纸钱在晚风前沿路飘撒凄凉的单调的音

乐

凄凉的稀落的行列
走在秋日的黄昏的落叶的林间枯涸的溪道侧
到哪里去？——
到林子尽头的山腰去
到山脚尽头的冷谷去
到生命尽头的待掘的坟地去

二 死 者

“他生前——？”

“生前

他的身体是先受伤的

尖锐的子弹旋进他的右胸过多的流血涸死了他的呼吸他的感情是受了伤

的

他死了死在他故乡邻近的异乡”“他的出身？”

“他是从田间来的

嗅一嗅他带火药气的手还残留着土地的郁香”“他的家？”

“看就在山的那边

（“现在？”）

没有了

被毁于敌人的炮火下

他血汗灌植的田地上丰茂的稻麦喂养着敌人的战马”

“他家里的人？”

“他的独子死于敌人的枪刺他的妹妹被敌人侮辱后跳井无名者
是他和无数崇高的死者共有的名字”

三 埋 葬

冰凉与迷雾所笼罩的

冷谷间的凄寂的黄昏

苦蒿在雾露下垂头

荒蔓的野草与人齐高

掘！

把锄更高一点举起

更沉重一点落下

野草随泥土拨翻开

掘一个谷

在深谷凹间掘一个浅谷她痴呆地兀立

在灰暗的天幕前
如一棵萎缩的树
她的脸是可怖的面具
已干的泪痕是枯涸的小河悲哀刻在她无神的眼中松懈的下垂的唇角
和汗湿的皱纹堆砌的额前她在昨日的苦难与今日的厄运之间呈露着不能
相信的惊疑
……一切都已失去
母亲妹妹 孩子
瓜藤白羊 田园 矮小的茅屋此刻
要埋葬是她朝夕相处的丈夫掘的是她的心
阴森黑幽幽的松林间
猫头鹰“咕咕”地悲啼铤铍的灰烬凌空盘旋飞荡风在吹
风在吹
将单薄的棺木抬下去
抬到深谷凹间的浅谷里去将土堆上
(夜色随墓坟一同合拢)不是故乡
这里的泥土一样芳香
于是一个受伤的纯朴的灵魂将在赭色的泥土下长眠漫漫的日夜与
无尽的风雨伴你青
草年年掩盖你不能开启的门扉三尺单薄的白色棺木
不能埋葬你不死的悲哀与纯朴的希望你的乡土留在敌人的脚下你
的长枪留在同志的
手里安息吧 安息吧
勇士呵！
以生命为誓：
你们的挽联
我们自由的旗
尖锐哭声刺破暗夜而起她倾跌般地突然俯倒在新坟前忧伤的 哀
婉的
令人下泪的唢呐轻轻吹奏烧余的锡箔
在冰凉的夜氛下
闪烁着红红的火光…… 1942年10月

除 夕

“……这时候
教堂就开始敲响了
播满全城的
庄严肃穆的晚钟。”
——他是从欧洲回来的说的是昔日美丽的法兰西。我们却都是来自失去
的自己的乡土。

我想：

在这巨大的山谷中

为什么没有一场岁暮的大雪呢？为什么没有红灯笼，照亮每一个家门的一年的最后的夜呢？“这样的天气，在我们的家乡还只是开始的秋天。”窗外，远远地响起了鞭炮声我们静默了，想象着故乡的血与火……微寒的夜与灼热的我们的心。将红烛亮起吧，亮起吧祝福的灯。

是的，祝福：

愿不幸者不是永远流着不幸的泪。站在薄雾与硫磺的气味混合着的夜氛的窗前，我凝视大谷。

沉默无涯的黑暗中

稀落地嵌映着

神秘的灯光。

我想：在那下面

该有着无数的

熬受着长年苦难的灵魂以原始的虔诚在祈祷。披着黑色的愁苦的外衣受难的国度与受难的人民，属于他们自己的狂欢夜安排在时间无穷线上的哪一端呢？不是今日，该也不是昨日的：那时候，在这样一年的最后的夜间还有赤着脚的卖火柴的女孩蜷缩在高楼的墙角在火柴的微光中做梦，新年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时她的明亮的蓝色的眼睛不再睁开…

…

1942年2月，八塘乡

祝 福

——怀念一个人

风暴要随黑夜来……

落日从乌云与乌云之间放射的金线如凝固的闪电。

嘶啸着，击扑着，

疯狂的海。

动荡着，挣扎着，

疯狂的海上的渔舟。

白帆承受黑夜与风暴的重压，猎猎飘响如求援的旗。舵要掌稳有灯塔，有路。

夜好黑，风好大，浪好险恶。未归的海航者的平安呵。燃着灯亮的海岸茅屋中，披发的少妇倚站在颤栗的窗前，守着未用的晚餐凝望着大海。

焦灼而虔诚的祝福…… 1942年8月

陨 落

流星是映照爱者的晶莹的泪珠带着听不见的声响落的落了，落了，几千年后的人间闪着它不灭的生命的傲落于荒地的巨石是它的碑刻划着它光辉的生命的历程闪烁在暗空的寒星依然是哨兵作着明天的守望 1942年8月

别 前

我记起了我遗失的箱子看不见的，锁满友情的箱子大太阳下取暖的田野呵夜色中沉睡的古巷呵
在你们熟识的面容前
我想念在叹息中滑走的过去：苍白的眼泪
带着朝露谢落的花朵
年青的亮额前的皱纹
流浪的脚步踏碎的青春影子曾试饮一口爱情的酒
——狂喜着在沙漠上掘到了清泉皱眉苦眼连酒杯一同扔开，摔碎在苦痛中高笑着，在笑声中又流泪，为了别人的泪正直的言语，诚恳的诗篇健康不健康的我们的心？让我先拷问自己以拷问世界的长鞭
1943年1月

抒情两章

—
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春天来了她不说话。顽皮地指一指手上的
河边带来的青色的柳条，窗外跳动在融雪上的阳光。“去不去？到化雪的山峰上去？”
“啊，又来了在我年轻时候的春天。在黄昏时，看见那边林荫道上走过来了期待着的少女那样地我欢喜。
早就等待着——一声号令的温暖的脉流泛滥了，
脱下了需要晒一晒的衣裳。心像白云那样温暖、明亮。心像海鸥那样轻快地、矫健地、无羁地那样音乐性的击扑着羽翼地在蓝色的天与蓝色

的海的空间飞翔.....

二

无风的月夜的海

一首没有题目的诗

久久鸣响在心中的音乐——春天的，春天的晴空呵！蓝

蓝得这样的深邃

这样的与紫色的山峰接近与我们举起的手接近

却又那样的高了又高。无法解释，不可捉摸

不能自己地

就要溶解在你透明的怀抱里了——蓝色的、蓝色的晴空呵！滚荡的血液在我周身加速地奔流睁大了眼，屏住呼吸，一时说不出话。——如十七岁时一个神圣的晚上又一次，我经验到生命的大喜悦。让我在解冻的山峰上尽情地欢唱、蹦跳吧，再让我静坐下来，撑住腮像哲学家那样困惑地思考：怎么能够容许污秽、贪婪、残暴.....蔓延生长在你无瑕的胸膛下呢——春天的，蓝色的晴空啊！

1943年3月，海子街附记：在贵州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季，经历了漫长的阴日和大雪，心情的阴暗更甚于这个季节。在春天来了的第一个有太阳的早晨，我怀着最大的喜悦写了这首诗。

生 活

其一

不要责备生活

不要过分地埋怨它，使它脸红发光的、闪刺的诗篇

不能使你空空的口袋多一文钱除了灾难、痛苦

与赚出你的亲人们的更多的泪水搁浅在贫困的死港里

不肯向天空发出一声求救的信号枪你的衣裳、鞋子破了

你的头发太长了

没有不要钱为你修补白帆的人呵，大雾弥漫！

豪华、淫荡的山城

在我们，是沙漠

是狂风暴雨后的海岸

没有自由的呼吸

没有纵情的歌声

没有火焰的颜色

没有年青的爱情

它泛滥的正是我们所憎恶的它缺少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活的枯槁

在风雪的鞭打中

刺向灰色的天空

孕育着，生长着

快点来呵
绿叶的季节.....
1943年1月，重庆其

二

握一握手吧，让我们分开
就在这热闹的十字街口各人寻找不可知的夜去看你扶正了歪戴着鸭舌帽可笑地摇摆着身子，走了黑色的布大衣下面 闪露着一块白棉絮
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天的晚餐吗？那样骄傲地仰起头.....我，又到哪里去呢？

我们常常流泪，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一样贫困无助的我们自己在这个没有冰雪的冬季我们的生活与永远流泪的天空那颜色是谐和的.....

1941年冬月，八塘乡

誓

希望的顶点是含笑的坟震动旷野的群众的歌声是弥撒我的诗是我的碑
1943年

要——

要摇醒你积雾的山谷
扶起她，扶起这一片啾语的草原和人，和山一道站起来，唱歌要黑夜
爆烈，燃烧，像火把..... 1943年

乡 村

我欢喜宁静的
如少女无声的微笑
那样温柔的
乡间秋日的黄昏
——而我又欢喜

我不欢喜
蓝天、赭红与深绿交织成的多彩的图案下
一簇簇暗哑的丛林
守寡的枯涸的池沼
山间哭泣的溪流
和默默相望的孤独的峰峦与峰峦……
我曾在干燥如沙漠的
泛滥着喧嚣与烟雾的城市中渴望着一片自己的园地而你乡村呵—

—
为什么我看到的
都只是深深的皱纹和愁苦的脸我听到的
都只是叹息、悲愤和深夜的低泣呢？
为什么每一个白日
你们都只是背向苍天
不是仰起头来大声讲话不是紧扣着背膀高笑欢歌呢？
为什么每一个夜间
都是如此黯黑和沉寂
没有一次火把高叠成篝火的舞会呢？为什么在我为你写诗的乡间
感到了如此深深的、广阔而不能摆脱的寂寞？
亲爱的，为了无法说出我的感激我曾泪流满面匍匐在你温柔胸膛
上的土地，你忍受着烈日高热的烤灼狂风暴雨急促的鞭打
和冬日风雪紧紧的桎梏你沉默地、含悲地期待着的是不是
是不是也正是我期待着的呢
1943年，八塘乡

英 雄

……倒下了，
在自己的岗位上。
向着在血泊中流来的
呵，每一个人都凝泪期望着的明天，用不再站起来的虔诚说出感激。
1943年

呼 唤

在猎人的枪弹中飞旋的鹰吮吸着自己的伤痕的狮——L·Y，L·Y

呵你跛行到了哪里？挟着沉默的竖琴背负着贫病的十字架你累倒在哪一座冷谷里？1973年8月9日于叙永

流浪人

出发：从黑夜，从异乡到白日，到原野
伴着孤独，与贫穷困斗。人们爱着他爱着的；
他爱着的人们惊异。
冷淡地招待一切白眼
流浪人永远怀着
十九岁少女期待爱情的心站在明天的前面……
车在路上，船在水上
他追寻一块乐土
——“圣经不曾载过的地方”。（巴比塞语）1943年8月，海

子街

小城之冬

该是绿洲——
没有人烟。
连秃秃的枝桠都是如此稀落。绵亘看、起伏着
险峭的
看着就令人昏眩的
海拔千尺的披雪的荒山。一切都被隔绝了
山外来的就是异邦人。
——白色的山谷里
喘伏着你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小城。
五分钟就走完了的
积雪的长街。
挂着冰柱的屋檐
顶在幽灵似的路人的额前。门的建造
好像只是为了关着；
好像只是为了
将每一家的不幸与灾难刻在他们自己的
剥落灰暗的门上。
唯一开着的
冷落的小店，

无聊的店伙蜷缩着
无神地抽一袋水烟。
雪住了，
风

——毫无礼貌的过客，横行无忌地嘶啸、冲闯敲打着每一个不识者的门窗。

冬天，狂暴的冬天
小城，荒凉的小城
在小孩哭闹着的声中
卖糖人用紫色的手
寂寞地铛铛的敲着小铜锣——便宜的甜味也无人买。一个壮汉挟着两尺长的小匣子

——一个幼小的灵魂

像活着一样没有声响的死亡——一个跟随着的女人
蓬乱的头发，趿着鞋
唱着歌似的
幽幽地哭着走过。

冬天，狂暴的冬天
小城，荒凉的小城
哪里去呢？

每一个人有着自己呆厌了的家。一句话也不说，
围着烧一炉火。

红红的火焰，
暗暗的，多皱的脸。

像是想着什么
远方吗？

明年的生活吗？
而什么也不想
——没有明天。

门外，有谁
在风雪中倒下
不再站起了。

门外有残缺了四肢
只剩下短小身躯的乞丐露骨的胸膛敞开
卧在他跛腿的同伴

艰难地推移着的小车中。破乱的小车，在厚厚的雪里和坐着它、推着它的主人一样地抖瑟着，而且和它的主人们呼应着哀叫着没有人去听的哀叫。

谁丢一个铜元呢？

不是没有同情

惯见了的痛苦就不是痛苦。而且，他们

这小城的居民们

也只是有着

为一个小钱的交易争吵着一杯淡酒就醉了

这样微小的
没有颜色的悲哀与快乐…… 1943年4月，海子街

行 列

像是一切声音都为一阵狂风卷走嘈杂的大街突然地，完全意外地寂静了车马、行人，忙乱地拉扯着闪开无数的眼睛紧张地朝着一个方向望——要来的，来了。最前面是飘飘着红绸的金色的铜号从那里射出尖锐的、急促的令人毛发悚然的号音

整齐的步伐在地面擦出沙沙的声响长长的、灰色的、全副武装的肃穆的队伍，两面列开行进子弹上膛的手枪提在手上马蹄缓缓地落下，最后面，压队的骑着高头大马的监斩官挺直了胸膛，望着前面——走在队伍中央，枪刺尖里的罪犯走在队伍中央，枪刺尖里罪犯，三个：一个壮汉，两个青年一样的蓬头垢面，反缚了手那两个年轻的苍白了脸，低垂着头那壮汉口中还咀嚼着什么食物他的口角挂着鲜红的血渍他似乎在向每一个看着他的人微笑将头摇摆着东看看，西望望那队伍后面跟着无数的群众拥挤着，蠕动着，低声耳语着像秋日的风吹过林梢

轻微地散发着轻微的呼喊大街四面都塞满了黑密密的人头到处是惊异而又闪动着恐惧的眼睛刚止住啼哭的幼儿张大了口老太婆不自觉地紧握了手掌那尖锐的急促的号声在响那整齐的步伐和轻轻的马蹄缓缓行进那罪犯两个踉跄了步子，一个却挺着胸膛那行列是一步一步走近城外的刑场…… 1943年5月22日，海子街

拍 卖

芦笙的单调的音色循环着，简单的步伐摇摆地跳着，含混的土歌啾啾地唱着，英雄

髻高高的盘缠在头上，十字架形的白布交叉在胸前，轻轻地气喘着，
流露着怯生的眼光——四个赤脚的苗女

被包围在哗笑的人群里。谁丢一个铜元吧，谁？“再来一个”的彩声呼出了，轻薄的调笑掷过去了，唧唧喳喳地议论着，评点着却是每一个人的手都紧紧地拢在袖中。谁丢一个铜元吧，谁？不是欢乐地、愉快地

在深山的森林间跳着的，在夜半情人的月光的窗下唱着的原始的朴素的激情与音乐在生长它的土地上枯萎了，廉价地拍卖在小城的街上。 1943年2月，贵州

夜 城

1

来了，
我和夜
做了这小城今天的
最后的客人。
破朽的门的缝隙中，
流出来
梦似的晕黄的光点
倾听着客人的
梦似的足音。
提着红灯笼的
孤独的夜巡者，
敲着空洞的竹梆，
“笃——笃”
拖着自己的影子，
蹒跚地，蹒跚地
走过去。
“笃——笃”
走过去。
黑巷和小街，
低矮的瓦屋，草棚，
——那里边的
婴儿的啼哭，和
一个老人最后的叹息；秋夜有鬼哭的坟场，和残缺的城垛

.....

在黑夜的寂静中呼啸而过。.....你在险恶的群山间的古老的城！
永远在一条重复的轨道上疲倦地滚过生命的车轮的居民们，
永远用失神的眼睛
看着失神的眼睛的

居民们，（十九岁就驼了背的）店伙，（每个黄昏坐在门前缝补的）
老婆婆，（十五年前退休的伤残的）老兵，（在风雪中流汗的）搬运工，（从
泥潭中爬起来以惊异迎接过客的）小孩，（用冷淡的招牌为自己算了一个苦
命的）算命者，和酒徒、乞儿、娼女、洗手的大盗.....各由他们自己选择一
个落漠的姿态，

相依为命地
陪伴着你
衰颓的城。
此刻：夜！
——都市繁嚣的下午九点钟这城，
这城中的居民们，
已像醒着一样地睡去了，静候着，一个
像睡着一样的
白天。

市 外

到这里来吧，到这里来吧，这里也是闹市
——在都市里面的。却和都市截然隔开，
和一切繁华、光色隔开。
一个险峻的斜城：
上面是重重叠叠的
白色、红色的西式高楼，下面是一丛丛
低矮、破败的草屋。
草屋，不规则地
互相拉扯着、拥挤着、争吵着，荒谷中的野坟那样地交错着，在
斜坡上的以几根粗竹竿支撑着，像一个老人撑着他的拐杖。——在风雨中会
不会摔倒下来呢？
竹篾编成的墙壁凸出肚子，四尺高的竹篾的门永远敞开，屋内没有日
夜的阴暗，飘闪着
从破壁中泄露过来的光点。不平的潮湿的泥地，
雨天积着水洼，
稻草床、炉灶、三条腿的凳子和破絮、破衣、破鞋……杂乱的散
列着，散发着垃圾桶里特有的臭味。狭窄的街。
杂货店、香烛店、小酒店、小客店……歪歪斜斜的靠在一起。晾
衣竿在两面屋檐下横架，人们，忙忙碌碌
在晾衣竿下来来往往。没有妈妈照管的孩子
在街心滚着哭嚷，人们走过跨过他身上。那边，算命的瞎子扶着
幼女拉着哀绝的曲子走来
——他为什么不算一算自己的命呢？皱纹上涂刷着土红的娼妇，
拖着没有跟的高跟鞋，沿路调情卖笑地走过去，又回转身、咬紧牙，
对跟在身后哭叫着“肚饿”的小女儿，响亮地一耳光。又调笑着
走过去。那小女儿更大声地哭着哭着跟过去。

街的尽头是乌黑的池沼有一个被泡胀了的
婴儿，俯卧在臭水中。是哪一位年轻的母亲
含泪一掷，连自己的心淹死在水里？
没有人问。
死了或是活着，在泥潭里那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也是闹市
被抛弃在都市的缝隙间。那边是
充满着繁华与光亮的大街隔得这样近又这样远
还是到那边去吧
这里不好看，不好玩…… 28 曾卓文集

疯 妇

她的蓬乱的长发在晚风中飘散，她的带着红丝的眼中
流露着畏惧却又闪闪着愤怒的光芒，她的松懈的唇角无声地开阖，
她突然迸发的狂笑如尖刀刺进人的胸膛。她在远远就闪避她的人群中乱跑，
如一匹野马狂奔在旷野。要寻找你遗落的什么呢？妇人呵，你看黄昏的风雨
从江上来，雨滴和污泥已洒满你的破衣裳。雨太大了，家去吧，家去吧。她
却痴痴地立在急雨的街心，缓缓地向天空伸出削瘦的双手，是向人间渴求一
分温暖吗，还是向不公平的命运索还报偿？
倒下了，倒下了，
泥潭做了她的摇床。
没有一个人走近她，没有一个人。只有风雨，和风雨带来的沉重
的夜色
盖在她渐渐僵冷的身上…… 1942年，北碚

熟睡的兵

看吧，各位，你们看吧在这个秋天雨后的黄昏他就以这么随便的一个
姿态躺在这里
了——公路旁边一个兵士，他的污秽的胸章上写着：“二等兵吴祥兴”
——他的名字这
是他的绞缠着病容的脸苍白、枯瘦、绝望微微张开的嘴唇、和微微张
开的眼睛：向上翻着，发白、无神他的破烂的单军裤，褪落在骨头凸出的大

腿上

一块大的伤疤亮着，那里穿透过敌人的枪弹吗？这是他的白蜡似的手

握过锄的手，举过枪的手此刻，这糊满了污泥的手放在污泥里轻轻地颤动、颤动……你中国的士兵

在这个秋天雨后的黄昏冷不冷呵，你这么随便地躺在这儿，你累了，倦了，要睡了？

你的部队呢？你的家在哪里？他曾经举枪向敌人射击的手此刻为什么用力撕拉着自己的破军服？为什么一个兵士——一个流血者的眼中会突然涌出了泪水？

他的身子痛苦地扭动

扭动，又翻正了

他的纹缠着病容的脸，绝望的脸他的翻白的眼，无神的眼都面向着灰色的天空他终于安静地躺着不动了呵，他似乎熟睡了 而你，老先生，你为什么用战抖的手去试探他的鼻息？你为什么哭呢，小女孩？这是用血守卫我们乡土的人我们来帮他一点忙吧

一个兵士没有死在战场就该死在床上。睡在这儿秋天、雨后、黄昏、泥潭他衣服穿得这么少

只怕要着凉了……

1944年10月8日，柏溪恋 歌

诉

说一个仆仆风尘的江湖客第一次在柔情前垂头了。说一个在年轻中老了的流浪人他的最后的眼泪和爱情。

说蓝色的海在前面这里是我们的船儿、桨儿和帆儿。说你燃烧着温柔的眼睛中 照亮了一个歌者的灵魂。

感 激

谢谢你黄桷树一地的浓荫谢谢你田野一片深深的寂静谢谢你微风、蓝天、白云谢谢你大太阳的下午和黄昏……谢谢这一切

一个流浪人坐在一个少女面前他的忧郁的眼睛中，流出他的没有文字

的感情 1944年8月

雨 天

我要去看你，林薇

在这个雨天，打一把伞我要去看你，林薇

穿过林荫路，走过泥潭我要去邀你出来，林薇两人挤在一把小伞的下面我要去邀你出来，林薇将你的左手握在我的右手中间我们不要轻声说话，林薇听微雨沙沙地敲着小小的伞我们不要轻声说话，林薇我的身上流着你的温暖我们去站在一棵大树下面，林薇看黄昏的风中夹着细雨我们去站在一棵大树下面，林薇快乐的当中夹着忧郁 1945年，沙坪坝

江 湖

——送别 F 和 Y

有时候，真想邀你们回到黄桷树去那个小小的临着嘉陵江的市镇再让我们几个人一同在黄昏中散一回步握着手，静静地谈一谈话或是都挤坐在我住过的小土屋里沉默着，各人写各人的诗在一支燃亮着微光的白烛下爱那一片退潮的沙滩

冬天的日午，我们常常睡在上面那一个从窗口可以望向江流的小酒馆阴雨的日子，常常在那里谈天还有那一座长长的石桥月光下，我们嬉笑着跳黑人舞桥头边那一片稀疏的丛林我们无言地躺卧在树荫下，心贴近心有时也大声地争闹，像一群孩子却又像宗教徒，用拷问自己的长鞭拷问世界：问在什么时候泪珠才不挂上流汗者的脸在那些寒冷的初春的晚上呼呼的大风折断了我们的歌在人面前我们勉强地说说笑笑在我们自己心里，又悲愤，又难过于是，我们先后离开了那里那个小小的临着嘉陵江的市镇生长在那里的记忆

在我们的心里埋得这样的深而今你们又要走了，要将一切都带走了我一个人还在这座灰色的城市中流荡“我也走”，我说，却又没有载我的破旧的马车，送我去想去的地方 1944年4月，柏溪

在每一个早晨

在每一个早晨
雾罩下的，细雨中的
或是蓝色眩目的早晨
山顶公路边的广场上
播散着
轻脆、均匀、愉快的
凿石的叮铛的声音
应和着石工们
——像水手们在黄昏的河面唤风那样低沉的原始的呼喊
石工们
永远披散着
蓝色或灰色的破衣
充沛着力的
胸膛，坚硬的敞开
用庄严的闪着汗光的脸和钢铸的双臂
将铁锤，高高地
举起，随着一声
战栗的、尖锐的
长啸，和一声沉闷而痛苦的喘息，又沉重地落下
落下，爆烈着碎石和火花……在每一个早晨
有一个路过的少年
习惯地停步在广场的旁边雨天，就站在破伞的下面每一次都像第

一次

那样惊喜地
望着广场上的石工们
每一次
他都不自觉地走进了
而且，沉溺在
清新的早晨
力
高举的铁锤
原始性的呼喊
和战栗的长啸溶成的
和谐的旋律中间……
1944年1月25日

紧紧地，紧紧地握着吧从受难的大地上抓起的这一撮土
黑黝黝地闪光
柔软而浸润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不要凝视呵
那每一粒细沙的上面
都沾染着诗人的眼泪和战士的血 1 9 4 6 年

不是囚徒

不是囚徒。
而我的头上呼啸着皮鞭，我的脚上锁着无形的铁链，到处都有盯着我的黑色的眼……但灵魂是能禁锢的吗？梦想是能监视的吗？我磨我的短剑，写我的诗篇。

沙漠和海

不要向我夸耀海的蓝色我是在沙漠中跋涉的人在我的头发上和眉毛上落满了细细的尘沙
在我的粗黑的皮肤上
生长着金色的阳光
我有黄色的沙漠上的红色的落日是如海上的黎明一样壮丽我有飞沙走石的大风暴是如海的浪涛一样的壮阔你有水手欢乐的、嘹亮的呼喊我不能大声歌唱，但也从不呻吟我在干燥的沙石中，用双手掘起探险者的白骨，寻找道路你在大海的风浪中远航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圣经上没有记载过的新大陆呵，你不要向我夸耀海的蓝色我不必告诉你口渴时自己的血的滋味你的海也曾是如我的一样的沙漠我的沙漠上将会有绿色的大森林，像海 1 9 4 5 年 5 月

铁栏与火

虎在笼中旋转。
虎在狭的笼中

沉默地
旋转，
低声地
咆哮，
不理睬笼外的
嘲弄和施舍。
它累了，俯卧着。
铁栏内，
一团灿烂的斑纹
一团火！
站起来，
两眼炯炯地闪光，
锋锐的长牙露出，
扑出去的姿势
使笼外发出一片惊呼。它深深呼吸着
栏外流来的
原野的气息，
俯嗅着
自己身上残留的
原野的气息。
它怀念：
大山、草莽、丛林，
峭壁、悬崖、深谷……无羁的岁月，
庄严的生活。
深夜，
它扑站在栏前。
它的凝聚着悲愤的长啸震撼着黑夜
在暗空中
流过，
像光芒
流过！
铁栏锁着
火！
1946年

夜 景

一天的繁嚣终于过去了疲倦的城市呼吸着夜的清新在暗淡的街灯下守着自己的影子寂寞的警察，正对着

教堂高塔上的十字架

最后的巡逻兵也走过了白窗上熄了温暖的灯光落下来，蓝色的雾装满一城安息的城市和安息的人们和夜一同做着彩色的梦但是，看啊，在那边——大理石高楼的铁栏外面新的战争中流亡的难民们正在晚风中期待着，守候着就是五分钟也好的睡眠 1947年

倾 听

有一个约摸五六岁的女孩死了，在一座破旧低矮的土地庙旁边。

她蜷曲着，苍白的、污秽的脸搁在她的裸露的膝头上，枕着黑色的小手。她的头发蓬乱，一双小辫子垂下来。穿着一件破烂的蓝底白花的土布短衫，一条已脏得辨别不出颜色的露膝盖的裤子。她的样子宁静、温柔。有着长长的睫毛的、睁开来一定很大的眼睛，轻轻地闭着。就像她是在深思；就像她刚刚从一场愉快的游戏中抽身出来，太累了，那么，休息一下吧，她就是那样蜷曲着身子，斜倚在低矮的土地庙的颓落的墙边。

这里的行人稀少。有的人随便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有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只有那个戴着大草帽的老年的货郎，第二次走过这里的时候，看到她还倚坐在那里，就好奇地走了过去，俯下身去看看她，然后将手背摸摸她的脸。于是他说：“这是哪家的小姑娘，怎么就这么坐着死了？！饿死的吧？”他叹息了一声，四周张望了一下，似乎要喊什么人。但附近看不到人影。他犹豫着站了一会，喃喃地说：“这世道……”于是那顶大草帽摇晃了两下，顶着金色的落日光，过去了。

那小女孩还是那么蜷曲着，因为倚着这一面的墙，落日光照不着她，她是坐在阴影里。那么，明天升起的朝阳一定照得着她的。那就好。但现在她的姿态说着她的寂寞。

她的表情是安静的，然而，寂寞。在她的前边和后边的田野上，开着黄色的花，粉红色的花。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就看得见，她的枕着脸的右手，还握着一束蓝色的花。如果她曾经有过梦，或者——但愿如此，她现在还在梦着，那么，祝福：她的梦也是蓝色的。

那么蓝：像黎明的天空，像海。此刻，夜慢慢落下来了。田野寂静。远远，近近，闪烁着稀落的微弱的灯光。她侧头——不是么，她一直就侧着头，倾听：在夜色中，是不是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 1946年8月14日重庆

女孩·母亲和城

每天从市中心那条最热闹的大街上经过时，我都看到这同样情景：一个中年的妇人，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跪在人行道上，她们的面前，展开一张写得很工整的“地状”。我从来没有去读过那张“地状”；我不用读那“地状”就可以猜得到她们的命运和遭遇，那个妇人跪着低垂着头，人们因而看不见她的脸，她有时用手揩眼泪。使我动心的，是那个小女孩，她是仰着头的，伸直了身子，一直用嘶哑的、干燥的、含糊的声音哭着，她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以歌唱似的声音哭着，她显然不明了她的命运，她哭，只是由于她的母亲的吩咐。她因跪得太久了而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她用坦然的眼光看着面前的人们；有时候，用明亮的眼光凝望蓝色的高远的天空。

在她的面前，是威严的高楼，是眩目的光色，是迷乱的音乐，是求生的痛苦的喧嚣，是麻木而冷淡的过客……她以她的纯洁和无辜与这个罪恶而污秽的大城相对。她不愿意，但被命令着以虚伪的哭声来乞求这个迫害她的大城。她以幼弱的心灵负担着沉重的人生。

那个妇人跪着而不敢仰头，因为这是这个社会留给女人的唯一的命运。这个妇人就虔诚地跪在这个命运面前。那个小女孩跪着，她是跪在时代的苦难面前。而她自己，就是苦难的化身。

小女孩跪着，她没有垂头，因为她不懂得羞愧。因为应该羞愧的不是她。她大胆地而且几乎是骄傲地跪在这个大城的中心。她仰着头，却无视她面前的一切。当偶尔有一点钱落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妇人叩头，女孩却看也不看一眼。小女孩跪着，痛苦地扭动着身子，以声音哭着。她的幸福是她还不懂得悲哀。她的旁边，是虔诚地、恭顺地跪着而不敢仰头的她的母亲。小女孩跪着，一个象征似地迎着什么，期待着什么。是的，她应该有所期待。她的纯洁的幼小的心灵中，应该有一种朦胧的、美丽的梦想。小女孩跪着，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将亲见这个大城从灭亡走向新生，连同生育她的母亲；当她站起来的时候，一切锁链都将因而断裂…… 1947年8月19日凝望 123

呵，有一只鹰……

呵，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中有一只鹰在飞翔
它飞得多么高呵
白云紧贴着它的翅膀
呵，俯望着闪光的彩色的大地鹰在高空自由地盘旋
它的健壮的翅膀能够飞得多远就有着多么辽阔的蓝天呵，鹰，蓝天的骑士
你也有你的歌么
更高更高地飞吧，鹰
生命的歌要唱得更响，更响呵，有一只鹰在高飞
怀着真正的鹰的心
它的翅膀有时牵引着狂风暴雨有时驮负着阳光白云
1957年3月

寂寞的小花

在深山中那一片荒凉的峭崖上我看见了一簇不知名的美丽的小花“寂寞，”她低声地说，“勿忘我！”1957年

我期待，我寻求……

我总是有所期待，

我常常侧耳倾听。

我不知道我期待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寻求的是什么声音。是不是渴望家庭的温暖？

是不是寻求浪费的青春？是不是倾听友谊的呼唤？是不是期待失去的爱情？是的，是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我所要的。

不，不止是这一切

我所要的是更崇高的东西。我的身外是永远的春天，河流解冻，田野闪烁着彩色的

光芒。到处是欢乐的人们，和他们的欢乐的歌声。

而我的心有时干涸得像沙漠，没有一滴雨露来浇灌。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我常常推开颓唐奋身而起，如同推开梦魇奋身而起。我必须像对敌人那样对自己进行决死的斗争。我的身体让急雨鞭打，我的灵魂让烈日曝晒，在烈火熊熊的熔炉中，我将取得第二次生命——真正的生命。我期待，我寻求……

不要遗弃我呵，

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我是你的期待呼唤的浪子，我是你的寻求战旗的士兵。

1957年春

凝望

在病床上，生动地想起了星星街、化龙桥、海棠溪、黄桷镇……照耀着那些地方的梦幻般的回忆明亮、美丽，像夏天的清晨。我不是一个能够忍受寂寞的人，当我还坐在人生的门槛上时，就向往着考验海燕的暴风雨，向往雄鹰的天空和海洋上水手的歌声。唱歌，演戏，打球，写诗……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少年，在流浪、爱情和斗争中度过了我的青春。

在我的全部青少年时代雷声隆隆，激荡着革命的风暴。我骄傲：我站

在光辉的旗帜下。我羞愧：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士兵。也算承受过苦难，担当过风险，监狱的黑影像猎犬一样追逐着我。在人民的大合唱中，我奉献过微弱的声音，在高楼大厦前，我是贫穷的忠实的友人。然而，看啦，这人，虚浮而又骄妄。

对人民只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背影，对理想还缺乏坚贞的爱情。现在，从一个险峻的斜坡上倾跌下来，我孤独地躺在乱石、荆棘和自己的血泊中，太阳用它锋锐的光芒摇撼我，我慢慢地从昏迷和剧痛中惊醒。我艰难地支撑起身子，回头凝望走过来的道路：多么崎岖，险恶。“小心啦！”我失声喊出了太迟的警告，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也许我有些老了么？！而且灵魂负伤。我失去了最珍贵的赖以生活的一切。在浮华的欢乐中飘泊，在痛苦的烈焰中成熟，我仅有的财富是：用全部青春换回的昂贵的教训。但是，听呵，在我的内心青春的歌声仍像当年一样轰鸣。她烧灼着我的胸口，激情地呼唤我：勇敢，奋斗，再前进！1957年

醒 来

醒来，窗外闪耀着淡蓝色的星光包围着我的是深沉的寂静我似乎听到砰砰的鼓响——原来是我心跳的声音我披衣走出门外

沉思地凝望星空下的静穆的旷野来自湖上的风轻轻地吹着我感到微微的晕眩而又清醒呵，这样的星空，这样的旷野我有着严肃而明澈的心情我的思想雷驰电闪

狂风暴雨似地拷问着我的一生我有着真实的追求，真实的渴望我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一切痛苦都带来多少好处斗争用她苦辣的乳汁哺育着我的生命怦怦跳动着，我的心在测量时间的脚步

夜像风溶化在我的怀抱我张开双臂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1960年

断 章

我常常微笑
为了掩饰我的伤痛
我常常沉默

而波涛在我心中汹涌

飞向生命的春天

——给 E·M

在严冬的黑夜中出世

大喊大叫地来到人间

在大风大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从暗淡的童年飞向生命的春天 1973
年

希 望

谁说你是虚妄的呢，希望？当我受伤倒地，
你是轻轻抚慰我的母亲的手掌，当我在长长的隧道中摸索，你是
呼唤我前进的一线光芒。你柔声地为我歌唱，
当我难以忍耐寂寞、孤独。你牵着我手跨越乱石，绕过泥潭，当
我在旷野中迷失，彷徨。你总是与我的呼吸一道呼吸，与我的心一道跳动，
像我的影子一样守候在我的身旁。我失去了一切，是的，一切，
但你从没有离开我，我也从没有失去你呵——希望！

1960年

布 谷

又听到你好听的声音了，布谷你在哪儿飞翔，在哪一座林间歌唱我
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倾听我吹着口哨应答你的歌声你的歌声使我的心多么柔
和多么美丽呀，

你的溶合着蓝天、绿野和呼唤自由劳动的歌声布谷！布谷！布谷！

1960年

悬崖边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1970年

无 题

我不是拿破仑
却也有我的厄尔巴——一座小小的板壁房就是我的孤岛外面：人
的喧嚣，海的波涛我渴望冲破黑夜在浓雾中扬帆远出
去将我的“百日”寻找我倒下了，但动摇了一个封建王朝 197
0年，在单人“牛棚”中附注：厄尔巴是拿破仑所流放的孤岛。

海的向往

从退潮的沙滩上
我拾回了一只海螺
想用它代替丢失的芦笛吹奏一支海的歌
平静的日子使我烦忧
渴望着风暴和巨浪
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
——大海呵，我的故乡我没有能吹响
那有着波涛气息的海螺它搁浅在我的案头
我们相互默默地诉说
海的向往和海一样深的寂寞 1973年

火与风

微火，在一阵风前
灭了，失去了光亮
理想的烈焰
在狂风中愈烧愈旺
1970年

我有两支歌

我有两支歌：
一支歌在我口中
一支歌在我心中
我口中的歌
就是我心中的歌
我的口中有时停止歌唱我心中的歌声永远嘹亮…… 1975年

生 命

灰暗不是她的色彩
铁链锁不住她的翅膀
在黑暗中发光
在痛苦中歌唱
在烈焰中飞翔
她的孪生姐妹是
斗争和希望
1975年

向前看

向前看向前看，

沙漠的那边是
开花的草原。
向前看，向前看，
乌云的边缘已闪现出
灿烂的蓝天。
冒着风雨，
踏着蒺藜，
向前看，向前看！
心中燃烧着，
永不熄灭的火焰，
肩负着那个累人的“明天”。 1976年

黎明

我知道许多歌者歌唱过你我还是要献给你一首小小的诗我在深沉的寂静中听到你的
足音我看到你在黑暗中闪现光明你来，披着云霞，踏着露珠你使一切色彩凸出
你使一切生命苏醒
你使每一棵草儿都得到阳光你使每一朵花儿都吐出芬芳你使有翅膀的飞翔，有口的歌唱在长夜中人们期待你的来临你从不使希望者失望

是谁呢？

愿用洁净的泉水为我沐浴的是谁呢？
愿用带露的草叶医治我的伤痛的是谁呢？
在狂风暴雨的鞭打中，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愿和我一同在泥泞中跋涉的
是谁呢？
当我在人群的沙漠中飘泊，感到饥渴困顿，而又无告无助，四顾茫然，愿和我分食最后一面包，同饮最后一杯水的
是谁呢？
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

1956年

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我想着你，亲爱的人

当我轻轻地唱着
我听到了你应和的歌声我听到了你应和的歌声当我轻轻地唱着
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辉耀着灿烂的青春…… 1956年

雪

落雪了，落雪了，
雪落在蒙蒙的池塘上
落在空旷的田野上
落在荒秃的树枝上
落在灰色的瓦扉上

……

雪落在我的心上。
像每次落雪时一样
我又在雪中想起了你。想起了那个黄昏
我们怎样披着风雪，

握着手，静静地站在龟山上眺望着雪花飘飞的童话中的大城；想起了九年前的除夕，我们怎样坐在挂篷的三轮车上如同坐在乌篷船里，篷外是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是飘流的灯光和大雪。……

呵，那些永不复返的日子，那些梦境，那些心中的诗。在一次风暴中，我们像两只小船那样，有人生的海洋上失散了。六年多了，我不知道你的消息，我衷心地为你祝福而且常常不能自己地想起你：在那几个铭刻着我们感情历程的日子里想起你，在倾听过我们低语的大树下想起你，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想起你，在我们共同走过的街上想起你，在无眠的夜间想起你（而我有着那么多的无眠之夜），也在落雪的时候想起你。你在哪里呢？

你此刻是不是也站在一个迎雪的窗前呢？你是不是也还记得那些日子呢？过去闪耀着欢乐的光辉，也是沉重的负担，我希望你记得，又但愿你遗忘。……

雪落着，

雪花在渐渐浓厚的暮色中闪耀，雪落着，

雪落在我的心上使我的心更寒冷了。我轻轻地呼唤着雪，雪，雪……

呵，我是在轻轻地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我是在轻轻地呼唤着

那常常在我心中回响、荡漾，而我不敢大声说出的
你的名字……

1960年12月，花山

两只小船

只在暴风雨中失散的小船又在平静的港口相会了。那破碎的白帆上
还印刻着风暴的呼啸声；那破损的船舷上
还残留着惊涛骇浪的齿痕。在狂风暴雨的黑夜，
它们的命运都贴着大海的漩涡，却又几乎绝望地相互寻找。现在
风平了、浪静了，海上升起辉煌的黎明。两只小船并肩航行，靠得紧紧……

1961年11月

有 赠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累、困顿。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我轻轻地叩门，如同心跳。你为我开门。

你默默地凝望着我（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你为我引路、掌着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我赤着脚走得很慢，很轻，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我眯着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我的行囊很小，但我背负着的东西却很重，很重，你看我头发斑白了，背脊佝偻了，虽然我还年轻。

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那么，我能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我全身颤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

1961年11月

你说你并不需要一座金屋而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巢我一口

一口地到处为你衔草温

暖你，用自己的体温和自己的羽毛我用嘶哑的喉咙唱着自己的歌为你，
为了安慰你的寂寞我愿献出一切

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呵，并不贫穷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旷野、草原、丛莽

海洋、天空、阳光……让我们在小小的巢中栖息在无垠的天地翱翔 1

9 6 1 年

感 激

在巨大的痛苦中我无言而你亲切的关怀常常使我含泪我懂得什么是感
激

因而我知道我不必说出我的感激我在你关切的目光中大步向前即使道
路坎坷，遍地荆棘即使在炼狱的烈火中，我也决不呻吟因为耳边响着你的一
句话：我愿随你永不超生呵，不，我不要你因为我而受到一点损害如果那样，
那就真正伤了我的心了我要的是——仅仅是你的一句不必兑现的诺言让它培
润我有时枯萎的勇气 1 9 7 1 年

无言的歌

我不必祈求你此刻得不到的东西，我不必祈求你的幸福。日日夜夜，
我只祝你平安。如果你平安，在此刻就是你最大的幸福了，如果你平安，
在此也就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祝福。

我要献给你一首诗——

那是一直在我心中的。当我要将那献给你时，却找不到言辞。那么我
就献给你一首无言的歌吧。让我的无言的歌飞去陪伴你的无言的寂寞。让我
的无言的歌帮助你也帮助我生活。 1 9 7 1

年老水手的歌

160

春天总是先来到人的心上……啊，严寒可以封冻大地却封冻不了心中
的火焰春天总是先来到人们的心上然后才走向森林、旷野、草原…… 1 9 7
7 年

春的跃动

从严寒到温暖，
从深深的积雪到开花的田野，从灰暗的天空到明亮的蔚蓝，——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将我亲切呼唤。将棉衣敞开，站在融雪的山巅。

看哪，耕耘的人们，浩荡的大江奔驰的列车，无穷的远方……呵，我满怀激动，我满怀渴望。是什么暖流在我周身汹涌？是谁的梦幻曲在我心中震荡？我期待着什么？寻求着什么？复活的大地在我的泪光中闪射着彩虹般的光华，我祝福每一个人，每一片新叶，每一枝幼苗，

我爱这田野，这江流，这阳光……我唱起了年青时唱过的歌，年轻时的梦想我并未遗忘。

一如当年，我向往

战斗的欢乐和献身的喜悦；一如当年，我的心
像白云那样温暖，明亮，像云雀那样

在蓝色的天空与绿色大地之间上下求索地翱翔……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

鸟和春天

在这个春天的早晨

一只我叫不出名的小鸟在我窗外的一棵大树上歌唱它跳跃在绿色的新叶中面向绿色的田野

它的歌声也闪着绿色的光是在赞美什么、呼唤什么吗它唱得那样欢乐

那样如醉如狂

它衔着它的歌

矫健地飞向蔚蓝的天空像一支射出的箭

飞、飞、飞

它将自己的歌和生命

一齐溶于春天的阳光

1977年

春的启示

暴风雪中也孕育着种子老树也能发绿叶新枝
让春天永远留在你心中 1977年

历史

历史是无情的

她唾弃应该唾弃的渣滓历史是有情的

她决不使无辜者含冤

历史是庄严的

她不准人随意玷污

历史是神圣的

她不让人任意装点

历史是公正的

剥开假面驱散迷雾

恢复一切本来的面目

历史是正直的

有的人被钉在耻辱柱上有的人被写进光辉的诗篇历史在前进

有时踏着蒺藜

有时奔驰平原

她有美丽的云霞

也有地狱的烈焰

1978年

潮流

千万道细流、小溪

从深山大谷中蜿蜒而出从地下河道穿越而过

汇合成大江，奔向大海它的上空，有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急雨

似箭

有时微风轻轻吹拂

阳光普照，满天云彩

它有时平稳地流淌

万里无波，一条闪光的绢带它有时愤怒地咆哮

急浪大涛，汹涌澎湃

阵阵回流，无数漩涡
不能改变它的方向
它涉过险滩，撞击暗礁猛冲峭壁悬岩
它日夜奔腾不息
无可阻拦，不能抵挡
它的歌声在高空中激荡向海！向海！向海！

我遥望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
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1981年3月12日

是的，我还爱着

呵，我的年纪，我的年纪，还有我这颗孩子似的心是的，我还在
爱
我还爱着，虽然
在我这样的年龄
应该有一颗淡泊、宁静的心我比年轻时更热切地
期待着春天的来临
（因为我比年轻时更珍惜她）虽然我也并不畏惧狂暴的冬天而且，
我也喜爱
那飞舞的雪，晶莹的冰我常常和青年们一道去攀登那雄伟险峻的
高山
陡坡使我腿软，深谷使我目眩我还是一步一步紧跟着我要试一试，
再试一试自己的力量和勇气
而不仅仅是为了去看绝顶的风景我是运动场上忠实的观众我鼓掌、惊叹、欢呼、紧张、激烈的气氛使我陶醉呵，那青春的力，青春的光彩那勇敢向前的拼搏精神我
喜爱那些平凡的劳动者：一个在黎明时扫街的清洁工一个带来海的气息的水手一个唱着

山歌的牧童

我在一个战士的伤痕中看到了枪林弹雨，听到了战马嘶鸣我从一个老农满布皱纹的

脸上想象着他辛苦勤劳的一生清晨远远的号角

使我从梦中惊醒

在激动的心情中

怀念着战斗的岁月

黄昏时，谁在唱一支

我年轻时唱过的歌

引起我许多回忆

将我带入一个梦境

我常常凝望着

一面在青空中飘舞的红旗像是在读一首雄伟的史诗：记载着多少流血，牺牲多少英雄烈士的故事多少艰难、曲折而壮烈的战斗历程

我也常常凝望着大地默默地生育万物

默默地经受风雨

我也默默地，默默地面对她不知道怎样说出我感激的心情我爱的那么多

爱常常从我满溢的胸中漫出，化作欢乐的

或是悲哀的泪水

我爱，所以我并不是

永远快乐的：有时我忧郁有时我痛苦，有时我憎恨我爱，不像年轻时那样热烈却比

年轻时爱得更深沉爱是我的青春

爱是我的生命

我无力做那样的哲人：微笑着走向

永远没有人回来的国土当那一天终于到来——当我最后凝望这世

界

我的眼睛（我的心）

将像红烛

燃烧着，又流着泪

当生命的灯熄灭的时候我的眷恋，我的祝福，我的爱将化作一朵

永远永远

在空中飘流的云……

1982年7月

呼 唤

“小心，小心，小心！”
在我的人生长途上
常常有人对我
这样亲切地劝诫——
有时是慈祥的母亲
有时是热恋的少女
有时是忧虑的妻子
有时是诚挚的友人
而我总还是，常常
在崎岖的路上跋涉
在荆棘丛中摸索
在深谷的峭崖边跛行
有时候——
我的手划伤了
我的脚肿大了
我的衣服撕破了
我跌倒了
躺在泥泞中
头上呼啸着风暴
炸响着惊心动魄的雷鸣“小心，小心，小心！”但我总还是不能
停住我的脚步
因为我的耳边，常常
还响着另一个更严峻的声音：“向着我来！前进！前进！” 197

9年

心的颤栗

“……痛苦的是
我不能求得心的平安
……呵，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有一个人弥留时，这样吐出他最后的叹息当他向世界告别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心这样沉重？他曾经欺骗过一个朋友，或是诬陷过一个同志吗？
他曾经背叛过年轻时的誓言和理想吗？他曾经玷污了圣洁的爱情吗？他曾经用谎言掩盖自己的过失吗？他是不是在火热的斗争中动摇过在刀光剑影下屈服过？他是不是出卖过自己的灵魂？使他愧疚的是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使他痛心的是哪一个阴暗的日子，哪一处泥潭，哪一次心的迷失？……
谁知道他说这话时的心情？谁能窥探他内心的秘密？呵，原谅他，宽恕他吧而且，但愿他安息

既然他在最后的时辰
在最后的良知中
这样严厉地审判自己
而且，活着的人们
也应该想一想
当我们自己
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能问心无愧地
面对自己的一生吗？
——我承认
那个人的忏悔
引起了我深深的心的颤栗…… 1979年

风铃——铁马

一个古老的黑色的风铃（古时挂在飞檐下的铁马）挂在我的窗前
当夜半风来
我在迷朦的梦中
常常被它惊醒——
那低微、清脆、悠远的铃声叮叮、叮叮、叮叮……在一个世纪又
一个世纪的风中它的低微、清脆、悠远的铃声曾陪伴慈母缝衣的青灯吗？曾
引导寂寞的少女进入美丽的梦境吗？曾摇落深闺中怨妇的眼泪吗？曾应和悲
愤者忧国的长吟吗？曾勾起戍边战士的乡情吗？……………
在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风中它亲见多少高楼倒坍，多少花开花
落它自己也渐渐剥落、苍老了而它的声音还是葆有永远的青春叮叮，叮叮，
叮叮……没有思古的幽情也从来不需要晚祷而我还是喜爱
它的低微、清脆、悠远的铃声叮叮，叮叮，叮叮……——一声纯
洁的呼唤
一声亲切的叮咛
一声明智的警告
使我从迷朦中醒来
使我在古老而又年轻的铃声中沉思：像静谧的湖水，映照彩色的
天空
我用明净的心去映照
自己的灵魂和沸腾的人生叮叮，叮叮，叮叮…… 1980年

再过神女峰

在湍急的江流上面
在雄伟的群山中的一个峰巅在缥缈的烟云中
高高地站着一个神女
当我少年时，第一次
乘风破浪奔出家门
我惊喜地仰望过她，我爱她却又同情她的寂寞和孤独四十年后，
我又看到她了在细雨和云雾中还是那样静穆、安详、飘逸我又羡慕她的青春
永驻那细雨是你为我流下的泪珠么呵，不要怜惜我
满头华发还在大江上奔波吧亲爱的神女
我爱这波涛汹涌的道路和大江上的风风雨雨
1979年

无 题

我在大沙滩上写下一行行字海浪翻滚着涌来
将那卷走了
我在沙滩上面向大海歌唱海风飘飘着飞来
将那带走了
于是
我在海涛上读到了我的诗在海风中听到了我的歌声 1984年

重庆，我又来到了你身边

好多年，好多年
有几首诗激荡在我心中其中有一首是献给你的重庆！
在抗日烽火高举的岁月我，一个初中毕业生
怀着破碎的心
告别了破碎的家乡
跋涉过流亡的长途
爬上你破乱、拥挤
而又高高的朝天门
在你起伏不平的坡道上奔波了八年——我的珍贵的青春！化龙桥、
海棠溪、黄桷镇
……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和歌声。我的双手常常插在空空的口袋中而我是富有的：

纯真的友谊，朦胧的爱情闪光的希望，美丽的憧憬……

我用年轻人的眼睛

凝视着面前的世界

啊，浓雾弥漫的山城

——一幅光明与黑暗

交织成强烈对比的油画：这边是敌机轰炸后留下的废墟那边是闪着华灯杯影的高楼

这边广场上传来雄壮的《黄河大合唱》那边大厦中轻飘过来靡靡之音……我被封锁在群山中间在我的梦中，常常震荡着陕北欢快的“信天游”闪耀着大海的波光、帆影。终于在那一天

——一个用红字铭刻在心的日子在靠近红岩村边的一棵大树下我举手宣誓：将生命和鲜血奉献给一个神圣的理想——开始了生命真正的行程我在大江中学着踏浪击波我在大雾中纵情歌唱

——在严酷的斗争中

我是一个幼稚的学生

在精锐的队伍中

我是一个没有学会射击的新兵当离开你回到故乡时

我欢跳着挥手向你告别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又萌生着对你的思念

因为，在你的怀中留下了多少青春的回忆因为，是你的

既有圣火又有毒焰的熔炉

锻炼了我，陶冶了我

给了我结实的身体和火焰的心！

四十年，四十年了

今天，我又来到了你身边（你知道我又跋涉了怎样的长途么？）

重庆！

当远远地望到

壮伟的朝天门时

我的心狂跳着

我看到：

一个在过去的废墟上矗立起来的新生的城，庄严的城，光辉的城

扬子江和嘉陵江的水

照样奔流

而我听到的是

历史长河汹涌的涛声

我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大街上多少人（健在的和离去的）多少如梦如烟的往事

——浮现在眼前

我不想怀旧的心情中去寻觅青年时代的足迹去倾听青春之歌的回音我要去寻找

红岩村边，听到我当年誓言的那棵大树

让它看一看

那个青年又回来了

他已不复年轻

但胸中跳动着的
还是那一颗火焰的心！1979年

暗夜中的歌声

我来到嘉陵江边，寻找当年的一个古旧的渡口。我是被一个记忆牵引来的。三十八年前的一个落雪的冬夜，我提着一个小包到这里，要过彼岸去。我是急急忙忙地从风雪中赶来的，却还是太迟了。暮色笼罩着大地，渡口已经没有船。飘雪的江上静静的，只听到轻微的汨汨的江水声。我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在一块冰凉的大石上坐了下来。天更黑了。我感到了一阵深深的凉意。那不仅是因为夜寒。我已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我是被迫离开的。附近又没有什么可以落脚的处所。那么，我将怎样熬过这个长夜呢，而且还落着雪。

我感到焦灼而又有些凄惶。风吹着，雪落着，轻微的汨汨的江水声。突然，一个女子的嘹亮的歌声在黑夜的寂静的江面上升腾了起来，唱的是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夜莺曲》。我赶紧站了起来，望向江面，雪花在暗空中闪烁。看不到船影，但歌声渐渐向着这边飘浮。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为什么歌声充满忧伤？可爱的人儿最难忘，勇敢进取莫再忧伤！

我从来没有在歌声中感到这样大的喜悦和感动，有如这个冬夜在这个荒凉的渡口所感到的。在渐渐飘浮过来的歌声中，我终于看到了一只船影，近了，更近了……小船停靠在渡口边，歌声停止，一个少女从船上跳了下来，一闪就从我身边跑了过去，我没有看清她的脸。我上了船。

不久，歌声又在那边河坡上响了起来。船到了江心，听着少女的歌，我望着彼岸的灯火……——我永远记住了在这个落雪的冬夜，黑暗的江面上的青春的歌声。

三十八年后，我又来到了嘉陵江边，想寻找当年那个渡口。我没有能找到，我只揣测着大约是这个地方。一切都变了。

我站在夏日的阳光下，望着流淌着的绿色的嘉陵江。当年载过我的那只小船呢？那个歌唱的少女呢？……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个老者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且，我似乎还听到了那江上的歌声：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勇敢进取莫再忧伤……1980年

最老的朋友的关切和祝

我看见你诞生，听见你的第一声喊叫我牵着你的手，帮助你蹒跚学步
我教你认字，教你唱歌，教你念诗教你爱阳光，爱生活，爱真理我指点地图
教你认识世界告诉你哪里是大陆、海洋，哪里是沙漠、深谷当我面临风暴，
我回过头来痛心地看着你幼小的身上披满了风雨我怀着受伤的父亲的心想
念你当我在高窗下陪伴着孤独我欣喜而又担心，看你第一次拍击翅膀飞出温
暖的小巢，冲向长空你追逐白云，你俯向林莽你迎着太阳，你冒着急雨……
我的心应和着你羽翼的节拍跳动随着你矫健但还幼弱的身躯起伏呵，不再属
于我，你是大地的女儿生活是最大的熔炉，斗争是最好的教育我宁愿看到你
受伤的翅膀不希望你手指上佩戴着闪光的珠玉我宁愿你在电闪雷鸣的大海上
出没不希望你柔和的灯光下与平庸安居向上，向上，能够飞得多高就飞多
高吧向前，向前，永远不要留连，不必回顾你使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我也
有过光辉的梦想，热切的追求我也高飞过，我也跌落过，我也曾攀登过险峰
和穿越过幽谷现在，我暂时栖息在峭崖上目送你在无际的青空飞翔而无论你
飞到哪里，像影子一样跟随着的是你最老的朋友的关切和祝福 1979年

一个少女的回答

不要向我夸耀你的才能浅浅的溪流高声喧哗
而我爱大海——
那样辽阔而又深沉
不要向我急于倾吐你的感情让你漂亮的言词
投入时间的熔炉去燃烧看看是砂石还是真金
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谜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爱情我将庄严地沉默
因为我太幼稚，也还年轻我只知道那是一个神圣的字说出它时，
要有诚恳的心而为了得到它
必需用烈焰焚冶自己的灵魂 1980年

我还记得……

是的，我还记得绿色的嘉陵江记得黄桷树——那个临江的小镇记得那
个夏天，第一次的握手记得你的破皮鞋，泛白的黑衬衫记得你的诚挚的谈话，
热情的歌声记得你是怎样嬉笑着在沙滩上跳黑人舞记得深夜我们穿过那条小

巷时你是怎样幸福地微笑着凝望一面纸窗前的一个少女的祝福的灯记得我住过的那座小土屋我们在烛光下谈天、写诗、编刊物有时耳语，有时激烈地争论记得我在那个冬夜的出走身上披满了大雪而你送行的诗篇温暖着我的心.....

我怎么能够忘记这一切呢？我怎么能够不珍惜这一切呢：那梦想和誓言，那纯洁的友情那永远照耀着我们的灿烂的青春..... 1980年

听 歌

终于又听到你歌唱了

在春天，在一个阳光明丽的清晨在那些严寒的日子里

我曾经在风雪的窗口倾听而你的歌声和你一道消失我望着苍茫的大地，怀着祝福的心一个比雷声更沉重的休止符你用沉默盖过一切喧嚣在这个早晨，你又放声歌唱着诚挚地倾吐你的渴望，你的爱情和祖国一道越过灾难和痛苦的岁月你的歌声比当年更激越，也更深沉我倾听着，我在含泪的眼中看见一个比当年更坚强也更美丽的灵魂 1980年

青春小鸟

——给冀沔和绿原

“太阳下去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有三个年轻人，当年

在绿色的嘉陵江边

放声唱着这支歌，

青春小鸟飞翔在

他们心中，

歌声震荡着欢乐。

四十年——风风雨雨的四十年后，

在绿色的千岛湖上，

这三个人——已不再年轻又一次聚会了，又一次唱起了这支歌，

他们的心和歌声一道

击打着羽翼

凌空而上

在群峰波光间

将青春小鸟追逐……
1986年，千岛湖上

从夜的抒情到阳光下的抒情

郑思的夫人马国英同志最近送了我一册解放前出版的郑思的诗集《夜的抒情》。重新温读，如对故人，我有很多回忆，有很多感慨。这几行诗，作为一束朴素的野花，奉献给亡友在天之灵。怀念你——

长夜中的歌者。

你是暗空中的一颗星，燃烧着，发热，发光：怀着对旧秩序的憎恨，怀着对明天的爱情。

怀念你——

党的忠诚的儿子。

贫困、失业、流亡……像烈火冶炼你。

肩负着党的使命，

在刀丛中奔走，

在夜雾中潜行。

怀念你——

亲密的友人。

我没有忘记

——怎么能够忘记呢？

那些深夜的长谈，

你的灼热的言辞，

你的闪亮的眼睛，

你的批评，你的期望，你的“珍重、珍重！”的叮咛。呵，你已经出去很久了，你已经走得很远了，这些记忆还常常温暖着我的心。

“呵，故乡，故乡呵！”当年，你站在南方的土丘上，遥望远天，像一头胡马高昂起颈项发出悲壮激昂的长鸣。今天，你站在什么地方遥望你的故乡呢？

这是暴风雪后的春天，这是冰裂雪融的大地，来吧，诗人呵

让我们听到你在阳光下的抒情！

1980年3月10日我的心跳着……

我的母亲在1944年冬，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从湘桂大撤退时，和祖父等一行从桂林向重庆逃难，中途病倒，她要同行的人先走，自己倚坐在一面破墙边，以后就不知下落。地点在贵州都匀附近。

我的心跳着

当车过都匀，
我望向大野：
青青的田亩，
起伏的山峦，
稀疏的丛林……
我的心在呼唤着
母亲！母亲！
我不知道，当年
在流亡途中
在敌骑迫近的时候，
她倒毙在这一片土地的哪一个角落，哪一面破墙边，带着她最后
的眼泪
最后的祝福……
我不知道，会不会
在什么山凹里
在哪一棵大树下
有一座野草蓬蓬的荒坟？我只相信
她的徘徊的幽灵
一定看到我来到了这里，一定听到了我的心的呼唤。她的心，也
一定
在欣喜地跳动着，
她将和我一道
返回渴望中的故乡
看，那边——
蔚蓝色的天空上
一阵柔和的风轻轻地托来了一朵柔和的云……
1982年

赠元松同志

他是我入党后最初的领导人。一九三九年分手后，今年六月才在
成都重逢。

啊，不要说“弹指一挥间”——你老了，我也不再年轻漫长的道
路

漫长的四十五年

啊，不要说“恍如隔世”，你引着我，避开狗的眼睛在崎岖的山道

上边走边谈——

一切有如昨天

一切有如昨天

你又出现在我面前

还是那样温和地微笑着好像你又带来了党的指示好像你又要对我

亲切指点漫长与短暂融合

昨天与今天交叠

两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一如年轻时那样

在燃烧着飞驶的时间中并肩站在一起，望向明天…… 1984年

6月

——献给湖北省美学学会美的寻求者是热爱生活的人他在蓝

天与大地之间遨游他在

——献给湖北省美学学会美的寻求者是热爱生活的人他在蓝天与大地之间遨游他在艺术的国土上沉吟他希望，他战栗，他大笑，他歌唱他理解悲哀的价值和爱的欢欣美的寻求者是智慧的人他探求最古老的秘密

他体验最隐蔽的感情

他在平淡中发现奇迹

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美的寻求者是勇敢的人他在荆棘中摘取玫瑰

他在沙漠中挖淘真金

他与一切丑恶拔刀相见他保卫美，和美的孪生姐妹：善和真为了发现美和创造美，美的寻求者要有美的心灵而在美的发现和创造中他得到了

一个更美好、更纯洁的灵魂 1983年

吊屈原

那绵延了两千多年的

人民的美丽的传说

是真的么？

——当你诞生的那个早晨伴随着你的第一声哭号播散出一片芳香

在你出生的院落的上空凝结着一朵彩云

那么，为什么

通过遥远的时空

我们看到的是
在荒野中踽踽独行的身影？我们听到的是
充满痛苦和悲愤的歌声？为什么，在只能供你洗脚的浊流中，结
束了你的一生？是历史的悲剧
还是你的悲剧呢？
你把荷叶裁成衣裳
你啜饮清露和菊霜
——在只膜拜权势的人群中谁欣赏你的高洁，你的清白？
为了风雨中的祖国
你奉献出满腔赤诚
——在黑雾弥漫的朝廷里谁理解你的正直，你的忠贞？群鸦聒噪
而白鹤孤立
野草丛生
而香花凋零
你，纯真的诗人呵
决不肯唯唯诺诺
以保平安
在冷漠、诬陷、迫害交织成的罗网中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你苦谏、你呼号、你抗击狂风暴雨呵，吹打吧
炸雷急电呵，轰击吧
你慨然地面对
沉重的命运
你被投掷于大荒
披发抚剑
开始了无尽的漂流
独立在苍茫的暮色里
仰天长啸
穿行于荒草蓬蓬的湖畔低头苦吟
在你走过的道路上
每一步都流下了血迹
在你唱出的歌声中
每一句都掺和着泪痕
不是哀叹自己的流落
个人的安危、荣辱何所计使你痛苦的是
危急的祖国和受难的苍生你遥望被焚毁的故都
那熊熊的大火
也煎熬着你的心……
置身在阴暗的深渊中
你的灵魂飞跃出深谷
上下求索地翱翔
你叩问宇宙的奥秘
你寻求理想的乐土
你探索生活的真谛

你渴望照路的明灯……举目四望
茫茫大地哪里是归宿？栖隐山林吧
心已和山河一道破碎
哪有闲情去陪伴野鹤，欣赏浮云混迹江湖吗？
世道浑浊，众人皆醉
苟活是比死更可悲的生你庄严地选择了你的道路像一颗流星陨落
于大海一声爆裂，一阵青烟
你在滚滚的江流中
熄灭了自己的生命
你去了，但未随波消逝悲剧的阴影
只是在你
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壮丽的诗篇上
加重和烘托了色彩
你的忠言
没有被采用来拯救你的祖国你的正直、你的清白、你的坚贞你的
火一样的爱国热情
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人民滚滚的浊流，淹没不了你生命的火焰
一道眩目的霞光
从汨罗江上腾空而起
穿过漫漫的长空
永远在人民心中闪耀
在历史的波涛起伏的长河上划过多少纪念你的龙舟有多少旗幡
为你招魂
曾经多少次
我感慨万端地
低吟着你的诗篇
思索着你的
和无数古往的诗人的命运我坚信
历史的悲剧的大幕
是永远落下了
我珍惜
新时代歌者的幸福：
不是用苦难和悲愤哺育自己沐浴着辉煌的阳光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他们自由地倾吐出
幸福，欢乐，而且满怀希望的歌声！
1983年
访南诗抄

在年轻时
他是一个铁匠
高举铁锤，面对
炉火熊熊
当祖国在危急中
他的传奇般的战斗事迹在全世界流传
——一个从人民中崛起的英雄他是一个英明而勇敢的船长——当
共和国在烈火中诞生不管风狂浪急
他牢牢地掌握舵轮
他永远尊重人民的意志他告诫那些脱离群众的人：“你们将要收获
风暴，如果你们今天播种微风！”
他将共和国引向了
宽阔的航道
他自己却到达了
生命的港湾
他安息了
在共和国的心中
而共和国还远航在
他的心中……

在斯可比古堡前

座中世纪的古堡
——一座雄伟而残破的古堡在沉寂的山林边缘
在夕阳淡淡的斜照中
我在寂无游人的古堡前徘徊，徘徊
渐渐沉入了一个梦境：我看见了挥戈跃马的骑士我听见了震天动
地的杀伐声悲凉的
号角和胜利的欢呼绞结在一起
渐渐沉寂了
大漠上尸体狼藉，野狼嚎叫古堡中杯盏交错，灯火齐明……
一阵鸦噪使我惊醒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面前只是
一座残堡，一片荒墟，和沉重的寂静
我站在古堡前

向远远的山下眺望：
各式各样的雄伟高楼
棋盘似的宽阔的大街
熙攘的行人，飞驰的车群和隐隐传来的
收音机播放的轻柔的歌声——一个繁华的世界
一阵凉风吹来
野蒿摇曳，树叶萧萧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呵，我是站在黑暗的中世纪向曙光中的二
十世纪芭望残破的
古堡面对繁华的世界在时间无限的长河上
几百年浓缩成一个小点站在这一一个小点上
我向更远的将来眺望
怀着一个美丽的梦想……

火炬和诗

在南斯拉夫主办的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的开幕式上，第一项仪式是点燃火炬。

让我们把火炬点燃起来金色的火焰
在深蓝色的夜空中
飞腾着，歌唱着
像美丽的诗
温暖着人的心
让我们来朗诵诗
激情的诗句
在屏息的人群中
飞腾着，燃烧着
像灼热的火炬
照亮了人的心
在历史崎岖的长途上
曾经有多少
伴随着愤怒的呐喊高举的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诗曾经有多少
呼唤风暴、刺破黑夜的诗篇，点燃了人们手中的火炬火炬和诗——
战斗和歌唱永远扣着臂膀，一道前进战斗和歌唱——火炬和诗谱写着一部
庄严的人类史 1983年

黑龙江

我走过许许多多条江
没有一条江比它更使我惊异白色的浪花
在泛黑的江流上滚动着这条蛟龙何时从天外飞来——一个古老的
传说
渲染了它的神秘
我走过许许多多条江
没有一条江比它更拨动我的心弦站在它起伏的波涛上
——我是站在北中国的边缘极目远望
呵，祖国的大地、城镇、山峦……都一一闪现在我的眼前我走过
许许多多条江没有一条江比它更贴近我的心灵咫尺之间就是异国
两岸是一样的山，一样的树，一样的云而这边岸上的每一片叶子，
每一棵草都闪烁着耀眼的光华激发着我的诗情
1984年

三次在马上

我兴奋地骑着一匹瘦小的马在西南崎岖的山道上缓行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想象自己是手执长剑的拜伦口中默念着：
“在光荣与至善中
我将勇往直前，一无所惧直到我受阻挡
——而没有什么能将我阻挡”当我是一个青年
一个星夜，在朝鲜战场我骑上了一匹真正的战马它嘶啸着向前狂奔
我紧张而又欢乐地伏在马背上风声夹着炮声在耳边震响……而今，我两鬓如霜来到绿色的草原
跨上一匹老马
——不要笑我像唐·吉诃德吧喜悦地扬起了鞭子
老马领会了我的心意
（它也想起了迎风飞驰的当年么）一声长啸，四蹄高腾
于是，我又默念着
年轻时念过的诗
在阳光下，向着前方奔去绿色的草原像大江
在我脚下流淌……
1984年

两次听歌

那是多少年前了
在雾重庆，飘着冷雨的秋夜在一个小小的晚会上，我听到一个穿着紫色旧袍的老年蒙古歌手弹奏着马头琴
唱着一支古老的歌
他沉浸在他的歌声里
他的有些茫然的眼光似乎正望向远方他是怎样流落到这里的他的歌声为什么这样悲怆在稀落的掌声中他退下场去——啊，一个流浪的歌手和他的歌枯萎在远离草原的地方今天，我来到了草原上在华丽的蒙古包里
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杯后豪迈热情的老主人
弹奏着马头琴
为我们唱起了一支新的歌他沉浸在他的歌声里
歌声中飘荡着草原的风闪动着达赉湖的波影
跳跃着金色的阳光
1984年

新的牧歌

蓝色的天空高阔明
净轻轻飘浮着朵朵白云
绿色的草原浩瀚无垠
缓缓游动着牛群、羊群这里曾有过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吗这里曾涌起使世界变色的风云吗煌赫繁华的时代、血迹斑斓的历史似乎都已化溶入静穆的永恒看，那边，一群骏马狂奔而来几个健壮的牧人奔驰在前面闪着汗珠的黝黑的脸上亮着微笑（那是怎样充满着自信的微笑呵）古老的草原在杂沓的马蹄下颤抖，而且沉醉地倾听着一支它从来没有听过的牧歌嘹亮、欢乐、清新……1984年

夜访乐山大佛

我独自来看你，在夜间再没有喧闹，没有拥挤的人群我和你默默

相对

遥望远乐山灯火
静听脚下岷江汨汨的涛声蒙蒙的月光，映照着
你倚山而坐的巨大的身影不知道你在沉思默想什么面对翻腾而去的急浪大波面对千年的兴亡浮沉
你那样安详，那样沉静用慧眼俯视沸腾的人世用慈心普渡受难的苍生已承受了千年的风霜雨雪仍安坐急浪汹涌的江头不愿向天堂飞升
我也在你面前沉思默想有如善男信女
我也虔诚地低下头来
无所求，不许愿
我膜拜的是你的舍身精神更为了那开山塑佛的气魄和辛劳那使人惊叹的鬼斧神工为
了那凝注在你身上的千百年来，亿万苍生
祈求幸福的心……
1984年

让我们高唱这歌中的歌

这支歌
是人类历史上
最美丽的歌
最庄严的歌
最雄伟的歌
这支歌
是歌中的歌
这支歌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
正像当初
人类发现了火
这支歌
是从血泊中诞生的
是要挣断枷锁的奴隶唱的歌这支歌
是照亮心灵的阳光
是觉醒了的人唱的歌
机枪、大炮
镇压不住这支歌
正像狂风暴雨
熄灭不了燎原的大火
镣铐、监狱
囚禁不住这支歌

正像腐朽的堤坝
阻挡不了奔腾的大河
这支歌
使被压迫的人
被剥削的人
使一切在水深火热中
挣扎的人
认识到
自己的阶级
在世界天平上的份量
使他们集合了拢来
扣紧臂膀
这支歌
用火焰写下的
巴黎公社的原则
在历史阴暗的长空中闪亮这支歌
点燃了
阿芙乐尔的大炮
发出地动山摇的巨响
这支歌
也震动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使她低垂的头抬了起来寻找到了出路
看到了漫漫长夜中的曙光这支歌
用十月的风
吹动了南湖上
那只历史性的小船
这支歌
曾经和井冈山的
第一面红旗一道飘扬
这支歌
伴随着我们
征服了万水千山
这支歌
引导中国走向自己的十月——红旗如海
欢呼如潮的
天安门广场
是的，我们都经历过
那难忘的十年
——一场恶梦似的浩劫我们受过伤，受过骗
我们流过血，流过泪
我们痛心地看到
亲爱的祖国被蹂躏得遍体鳞伤在那些阴霾的日子里
这支歌
在有的人心中
渐渐微弱了

有的人
唱起了自己的歌
而将这支歌遗忘
然而，正是这支歌
使有的人
在黑牢中
看到了光明
使那些被打断了肋骨的胸膛中保留着烈火
有的人在折磨中
含冤倒下了
这支歌
还在他的心中震响
正是这支歌呵
使我们的党
抖落了身上的尘埃
扫清了脚边的垃圾
使我们的祖国
从泥潭中拔出脚来
稳步的行进在
还有坎坷和乱石
然而，是铺满了阳光的大道上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里当抚育我们的祖国
正需要我们全部力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
只是低看头抚摸
自己身上的伤痕呢？
我们怎么能够
只是一心营造
自己的小巢呢？
我们怎么能够
面对几块黑斑就摇头叹息而看不到大地上的阳光呢？让我们抬起

头来

让我们更高声地
唱起这支歌吧——
这支烈士们唱着
走向刑场的歌
这支战士们唱着
冲锋陷阵的歌
这支引导我们
战胜各种困难、艰险
取得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的歌让这支歌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发光因为，这支歌——
不只是一支歌
它是号角
是旗帜

是信念
是理想
配合着历史的脚步
配合着祖国的脚步
让我们把这支歌
唱得更响，更响
让全世界都倾听
我 们 这 雄 壮 的 大 合 唱 —
— · 英 · 特 · 纳 · 雄 · 耐 · 尔 · 就 · 一 · 定 · 要 · 实 · 现 !
1 9 8 2 年 9 月 1 日

理想的象征 战斗的旗帜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在跃入生活的大海前
——当时还那么年轻
你就借普罗米修斯的口宣告：“说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你要知道，我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愿受人奴役。”
你赞美普罗米修斯是
“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那也就预示和宣告着
你自己的使命和命运。甘心被捆绑在
贫穷、流亡的铁柱上，诽谤、诅咒、摧残、迫害……是在你头上
不停地盘旋、俯冲的恶鹰。而你永远正视人间的苦难，无论怎样的痛苦和灾
难，都不能遏阻
你对不义的愤怒和对真理的探寻。
要将火投向人间：
你汲取一切精神文明的精华，从对天国的批判到对尘世的批判，
战斗的激情结合科学的论证，你庄严地宣告：
一切壁垒都将倒塌，
一切锁链都将粉碎，
人将在一个新的世界中成为真正的人！你的座右铭：“为世界工
作”。你的最大幸福：“斗争”。在狂风暴雨的暗夜里
在泥泞曲折的道路上
你和你的同志们高举火炬向前火光照亮的地方
就集合起了队伍
响起了“英特纳雄耐尔”的歌声一个伟大事业的标志
一个理想的象征，
一面布满了弹孔
还猎猎飘扬的旗帜。

你已安息了，在一百年前。而你的名字，依然是洪亮的钟声在全世界的上空轰鸣。

1983年

诸神——人的化身

看歌舞诗剧《九歌》

朱红色的丝绒大幕

渐渐拉开——我们面前展开了古老的楚天楚地

伴随着庄严的合唱和钟乐的齐鸣纯朴、勤劳的人民

在郊野祭祀天神地祇

低头膜拜，载歌载舞

献上三牲，献上虔诚的心人民歌颂众神，拜倒在他们还不认识的苍冥面前他们也是在歌唱自己的生活诸神，那也就是提高了的人他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东皇太乙他们赞美太阳神的光明他们喜爱神采飞扬的河伯他们祈求雨神降下甘霖他们同情孤独地在幽林中的山鬼她苦苦地期待着心爱人儿的来临他们歌颂在秋夜的月光下双双对对少男少女的欢乐他们歌颂经历了期待、失望而终于圆满的湘君、湘夫人的爱情他们也胆敢曝晒不显灵的龙神鞭打带来灾难的瘟神

他们隆重地纪念为国牺牲的烈士用激昂、悲壮的歌召唤英灵呵，这是神的世界

也是人的生活

人民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向往追求

寄托于诸神——

寄托于他们自己的化身多么优美的诗，多么真挚的歌多么缤纷的舞，多么绚烂的画这一切溶合在一起

编织成了多么动人的诗境古老的灿烂的楚文化的花朵明丽、鲜艳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台上台下，相隔二十多个世纪而我们在激动的心情中看到了那个披发抚剑

在江畔行吟的诗人的身影……1985年

黄鹤·名楼·大城

谁说它随仙人远去？在乌云急雨、电闪雷鸣中，那只黄鹤一直在故乡上空凄惶地盘旋，寻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终于，明丽的阳光射破了阴霾。

它发出一声欢乐的长鸣，抖动着潮湿的羽翼，轻盈地降落了，降落在以它命名的新建的高楼前。

那是一座名传千古的高楼。它亲见过多少英雄名将，风流人物；多少盛衰浮沉，铁马金戈。它聆听过多少骚人墨客的抒怀感叹，多少黎民百姓的呻吟长号……而它自己也有一部兴亡史：它被历史的大火所焚化，今天又从时代的烈焰中升华而出——一座金碧辉煌的高楼矗立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它面对的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大城。是的，大城也是古老而年轻的。它曾有过光荣，也曾蒙受羞辱；它曾有过繁华，也曾一片荒芜；它曾举起第一面共和的旗帜，也曾任铁蹄下挣扎；它曾被希望的光辉所照耀，却又在漫漫长夜中忍受煎熬……今天，它是如此壮丽。在它身上，已看不到斑斑血痕。芳草萋萋的鹦鹉洲头，烟囱林立。历历晴川的绿色丛中，高楼比肩。古老的编钟演奏着时代的乐曲，湫隘的旧街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它正倾听着庄严的号令，调整着自己的步伐，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世纪。

登上新建的高楼去。上一层，再上一层，更上一层楼。一千多年前，一人被流放的诗人，曾在楼上倾听玉笛，哀叹落花飘零。而在抗日的烽火中，一个年轻的诗人，曾在大江边折一支芦管，高唱“故国呵！”新的时代的诗人将写出新的闪耀着时代光华的诗篇。1985年

小姑娘和歌

看，那个穿白衣的小姑娘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来向我微笑挥挥手
一边走，一边唱
她的身上披满了阳光
她的歌声在青空中飞翔我也挥挥手，微笑
听着她的快乐的歌
看她一步一步地走向远方——呵，一个童话中的公主一个幸福的
化身
一个象征，一个希望
呵，小姑娘，我不祝愿伴随着你的永远是
晴朗的天空和开花的大地我只希望：大风大雨折不断你的歌在泥
泞中和险途上，你也将一边走，一边唱……
1983年

位 置

—
沙漠是属于骆驼的
长空是属于雄鹰的
草莽是属于猛虎的
大海是属于巨鲸的
——在各自的领域中
它们都是王
它们都是王

然而，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认识了自己的限制也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二

我爱
那活泼的溪流
那清澄的湖泊
那奔腾的大江
那浩淼的海洋
它们有各自的风格
各自的姿态
而我也爱
一棵小草上的一滴露珠它用自己整个的生命
滋润了那小草
它用自己微小的心
摄取了阳光的全部色彩 1983年

古老的钟颤抖的心

一座古老的庙宇内
一座古老的巨大的钟
从什么时候起沉默了
——一口已经残破的钟当它受到轻轻地撞击
还是发出深沉的轰鸣
(那当中凝结着，呵
几百年的风风雨雨)
那声浪慢慢地荡漾开去在白云下，在森林中，在山谷间……古钟
由于自己能发声而喜悦地颤抖着，像一颗颤抖着的心

1985年

沙漠上的行迹

——题画

两行深深的足印

一直通向远处，远处

在无垠的黄色的沙漠上是谁，是谁孤独地从这里走过他要寻找什么，要去什么地方？

两行有力的足印，有节奏地应和着起伏的沙浪

画家为什么让美神歌唱这歌唱这沙漠上的足印

他探索着什么，思考着什么？

而我为什么久久地

在这沙漠上的行迹前沉思？我的想象如同苍鹰的羽翼一直顺着这坚毅的足印飞翔……

1984年

附记：油画《沙漠上的行迹》，作者马一平，该画在重庆“艺术中心”展出。

先 驱

——题何建成的同名油画一双手紧紧地攀抓住

棱角锋利的石岩的边缘上面是高远的天空

下面是幽深的大谷

沉重的寂静 没有人

到过这无路可寻的绝顶是谁 是谁敢攀爬

这样险峻的峭壁

那一双手 如同旗帜

深深地插在坚硬的岩石上那是一双筋脉暴露的手青色的脉管里红色的血在流淌那是一双经受过无数磨炼的手呼唤着 凝聚着全生命的力量那是一双富有表情的手自信 坚强 紧握着希望大地屏住呼吸

凝视着这一双手和这一瞬间这一双手和这一瞬间 联结着高空和深谷 过去和未来生命和死亡

1985年国庆

大 江

我的一生都是在长江边度过的。长江流过我整个的生命。我的生命中震响着长江的波涛声。长江的波涛声应和着我母亲的摇篮曲。江滩上留下了我幼小的足印。我望着大江上的千帆、巨轮。我望着白云下的远方。波涛声孕育着一个少年的梦幻曲。在抗战的烽火中，我溯江而上，在异地生活了八年。我离开了家乡，但没有离开长江，没有离开流向家乡的水。波涛声中震荡着我的思乡曲。……

第一次闯入夔门时，我震动了。挺拔的群峰紧逼，大江翻腾着，吼啸着，惊涛拍岸。

从那里开始了一段最险恶的道路，而也正是从那里开始，长江被带来了最壮丽的景色。

于是，我有了对生活的夔门的认识和启示。我见到过在朝霞辉照下的长江。我见到过大江上浑圆的落日。我也见到过烟雾迷蒙的长江，见到过江上的大雷雨。而大江永远向前奔腾。而我在大江边奔波，有时在阳光下，有时在雷雨中……心中永远激荡着大江奔腾向前的波涛声。我在少年时，先是在江滩奔跑，嬉戏。后来试探性地赤脚探入江水。在喝了不少浑黄的江水后学会游泳了，成了大江上的弄潮儿。

十多年前，为了教孩子们游泳，我又投入到江流中。我回忆起少年时在江中学游泳的情景。一位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能在同一河中沐浴两次。而我想，又一次在那一条河里沐浴的也不是那同一个人了。几年前，我又到长江游泳。这一次，轮到孩子们来照料我了。他们都已是横渡过长江的健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一代又一代新的弄潮儿在成长。大江从远古流来，流向未来。大江从远方流来，流向海。我眺望着浩瀚的江流，一直望向未来，望向海。而且我倾听着，我不知道在耳边震响的是心跳还是波涛声……“我的灵魂变得像河流一样深沉”（休士）。

1986年5月4日

老水手的歌

老水手坐在岩石上
敞开衣襟，像敞开他的心面向大海
他的银发在海风中飘动他呼吸着海的气息
他倾听着海的涛声
他凝望：
无际的远天
灿烂的晚霞
点点的帆影
飞翔的海燕……

他的昏花的眼中
渐渐浮闪着泪光
他低声地唱起了
一支古老的水手的歌
“……海风使我心伤
波涛使我愁
看晚星引来乡梦上心头……”
当年漂泊在大海上
在星光下
他在歌声中听到了
故乡的小溪潺潺流
而今，老年在故乡
他却又路远迢迢地
来看望大海
他怀念大海，向往大海：风暴、巨浪、暗礁，漩涡和死亡搏斗而
战胜死亡……壮丽的日出日落
黑暗中灯塔的光芒
新的港口新的梦想……——呵，闪光的青春
无畏的斗争
生死同心的伙伴
梦境似的大海
“……看晚星引来乡梦上心头”像老战马悲壮地长啸着怀念旧战
场
老水手在歌声中
怀念他真正的故乡
夜来了
海上星星闪烁
涛声应和着歌声
白发的老水手坐在岩石上面向大海，敞开衣襟
像敞开他的心

1981年7月厦门

生命的激流

我终于看到你了，大海——在人生的海洋中
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水手我才第一次走近你，看到你当我用少
年的眼睛
芭望世界，寻找道路
你的朝霞，你的风暴，你的波涛……就进入了我的想象和梦境在

荒凉的原野上跋涉时我的心中回荡着你遥远的涛声在受着孤独煎熬的日子里
我低吟着普希金献给你的诗篇

在狂风暴雨般的集会上我高声朗诵过高尔基的《海燕》今天，我终于
走近你了当初初望到你的那一瞬间激动而又庄严的感情

在我心中慢慢升起

如同云霞在你怀中升起粼粼的绿波

高洁的蓝天

柔和的白云

金色的阳光

飞翔的海鸥.....

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样雄伟而又温柔

这样坦荡而又神秘

而我知道，你并不是

永远这样温和

当你愤怒的时候

你有你的风暴、雷电和巨浪而且，你有你的暗礁、回流和漩涡你的
道路并不是永远这样平静我久久地在你身边徘徊我默默地与你相对

我的呼吸应和着你的韵律凝望着，凝望着

我的眼中满含泪水

你用你的微风吹拂我的白发你用你的温情抚慰着我的伤痕你用你的
肃穆澄清我的灵魂你用你的永远不息的波动向我启示了运动和永恒在你的
波涛和我心中的波涛交流中，

我更深刻地

理解了生命、人生

理解了您，和我自己

呵，但愿我能够

融化在你的生命中

化作你的一朵浪花、一滴水珠化作一只在你怀中飞翔的海燕一片
装饰你的白云

一颗照耀你的星星

而我却又想

将你溶入我的胸中

我要有你永远的绿色，灿烂的云彩我要有你的风暴、雷电和巨
浪.....我渴望我的生命能像你一样庄严，一样宽阔，一样美丽一样汹涌澎湃，
奔腾不息.....

1982年

征服大海的人

了

一个白发的老妇人
牵着她的小孙子
在黄昏时来到海边
向海的远方眺望
她的丈夫——一个老水手在十年前的一次大雷雨中随着海水漂逝

现在他的独子又在海上多少年来
在多少次风暴中
她都是默默地迎风站着默默地祝福海上的人
此刻，在天边
乌云升起了
大海呼啸了
预告着又一次的风暴
她又默默地站在这里
期待着远方的归帆
海风拂乱了她的头发，她的心她的眼中波光闪亮
而她的小孙子
摔开了她的手
在沙滩上奔跑着，歌唱着欢呼那愈来愈高的波浪……

瞬 间

我从海泳中起来
疲累地躺在沙滩上
我的身上紧裹着阳光
我的脚边跳跃着波浪
我闭着眼，闭着眼
沉进一个迷茫的梦乡
耳边流动着风声、涛声好像还是在海上飘荡
而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蓝天、白云、阳光、大海……是这样闪烁着神异的光辉这样和谐，这样纯洁，这样美丽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轻轻地轻轻地飘升了起来
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1982年

海之谜

多少人，多少人

在海的风浪中苦斗
在海的怀抱中沉没
在海水的咸味中溶合着多少眼泪为什么，为什么
还有这样的人
赞美海，向往海，奔向海在离开海后怀念海？
谁能够，谁能够
回答这难解的谜
你就懂得了，懂得了
人生的奥秘
1982年

远去的帆影

蓝色的天空下
绿色的海洋上
远远的，远远的
一张在阳光下闪耀的白帆像海鸥斜贴在海面的翅膀是谁在那白帆下，是谁呢？是一个永不甘于失败的老渔夫在孤独地与鲨鱼进行生死的搏斗？是一个厌倦安逸和空虚生活的诗人在寻找风暴，为了得到心的安详？是一个初次告别家乡的少年在探求新的大陆，新的生活？.....
是谁，是谁呵，在那远去的小舟上？一张白帆在阳光下闪耀，和谐地映衬着无垠的蓝天和浩淼的绿波那样自如，那样自由
不知道前面将有不测的风云和暗礁么那样自信地呼吸着长风帆影渐渐淡入海天无极处化为一朵白云
帆影渐渐融入了我心中带给我爱和梦，遐想和渴望..... 1985
年3月

海的梦

我曾经有过海的梦
——当我幼小时
在朝霞的光华中
坐在故乡的小溪旁
我掬一支纸船丢进小溪看它远远地流走。梦想着我将当一名勇敢

的水手去征服很大很大的海洋我长大了，告别家乡

去寻找梦中的海
我一面艰难地跋涉
一面欢乐地歌唱
我有时在阳光下
有时在风雪中
我有时穿越沙漠
有时攀登高岗
我跌倒过，而歌声
从未折断
我曾失去一切，只留下了永远闪耀着的希望
只是，渐渐地
海在我的梦中淡漠了
它在哪儿呢？
遥远而又渺茫……
有一天，我有些劳累了在夕阳的晚照中
坐在山坡上
遥望走过来的道路：
看啦，波涛起伏，急浪汹涌如此壮阔，如此美丽
呵，原来那正是我梦中的海原来我一直就漂航在梦中的海上……

1985年

扬起的帆和大海、蓝天、彩霞在一起也和风暴、急浪、暗礁在一起扬起的帆要到彼岸去

而彼岸像地平线一样永远在前面为了驶向永远没有终点的彼岸扬起的帆像旗帜，永远披着吹向未来的风1986年3月16日

题纪念册

1

要像白桦树那样热情挺拔要像樟子松那样耐得住冰霜要在生活中去摘取诗——如同在草原上寻找花朵要用炽热的心环卫祖国——如同奔腾的黑龙江八月在齐齐哈尔赠A

2

两个互相寻找的灵魂两颗互相吸引的心两双青春的手紧握在一起两对明亮的眼睛共同欢乐地眺望将来：呵，漫长的道路，壮丽的人生！五月·赠

最值得珍视的幸福

我经历过无情岁月的煎熬我也享受过美好时光的欢欣而我深深体会到
最值得珍视的幸福

是在春天的大地上自由地耕耘 1986年5月

附记：三十年前，当我被困在一间小房中时，偶尔从报上读到了一位埃及诗人歌唱自由劳动的一首小诗。由于是在那样的处境下面，我异常感动。原诗作者的名字已忘记了，诗的题目似乎是《生活》。我的这首小诗是根据那首诗的大意改写的。

赠塞风

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
在生活的漩涡中浮沉
以真诚的心显示真实的自己以真诚的追求拥抱真实的人生

风 景

夹在拥挤的人群中
游览名山
面对雄峰怪石，众人啧啧赞叹
而我微微有点失望
——它比我想象的要平凡
偶尔漫步到一条寂静的小溪边
淡淡的斜阳映照着疏林
淙淙的流水荡漾着晚霞
——一种平淡的美感染着我的心灵

咏黄鹤楼

一座名传千古的高楼
为古老的大火所焚化，而今又披着时代的光华升腾而出矗立在新
的历史的高点上那只归来的黄鹤
如涅~荔姆铭*
背负白云，俯望大江
以新的风姿在无垠的时空飞翔

一 瞬

隐约中感到有一个人来临脚步轻轻，轻轻
——当我独自
坐在深夜的光环中沉思他无声地推开了窗
走近我
指向梦似的旷野，和
星星闪烁的夜空
我猛地站了起来
环顾，我只看到了
自己的影子
我谛听，只听到
自己心跳的声音……

为明天耕耘

——祝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建社十周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呢在
春天的草原上
怀着爱心，播下希望的种子为明天耕耘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收获呢看孩子们在知识的王国里欢唱着，放马奔
腾
看孩子们在智慧女神的引导下逐渐理解善，欣赏美，追求真看孩子们在
阳光、雨露中一天一天趋向成熟
一步一步走向灿烂的青春
1992年12月8日

从战场走向课堂

将军当年英姿英发
在硝烟弥漫中运筹帷幄在枪林弹雨中跃马扬鞭征越过一个又一个
战场而今脱下戎装
走向课堂——人生的另一个战场虽然两鬓雪白
依然神采飞扬
从将军到大学生
从战场到课堂
照耀着你的壮志的
是同一理想的光芒
1986年3月25日

欢迎来自远方的友人

——在欢迎日本“大分市吟诵代表团”上朗诵我们鼓掌欢迎
欢迎来自远方的友人
呵，不，你们来得并不遥远我们同你们隔海相望
共看大海上升起的明月共听大海上卷起的涛声我们鼓掌欢迎
欢迎来自远方的友人
呵，不，你们来得并不遥远友谊的长虹
和平的长虹
横跨大海，沟通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共同吟诵吧，歌唱吧“巍巍
乎高山，荡荡乎流
水”两千多年前
伯牙、子期相遇就在此地我们的脚下就是琴台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知音

1984年9月8日

人的觉醒

——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写几句话要挣断奴隶的锁链，

要挽救古国的沉沦：

冲破腐朽的堤坝

涌起一股新潮：

在哀号、呻吟和叹息中迸发出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声。将一切拉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批判一切僵死的观念。不再膜拜偶像，不再歌颂圣明。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清祖国的出路。

从而，也认识人自己：人的尊严，人的需求，人的觉醒。“五四运动”

——现代史上灿烂的第一页沉沉长夜中升起的黎明。七十年，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瞬。

七十年，血与火的斗争。在艰险曲折的道路上

多少人沉没，多少人迷失，多少人倒下，多少人奋然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成长

历史在烈火中升腾……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点上。回顾当年，让我们向先行

者致敬。面向现实，在光辉中也看到了阴影。愚昧、迷信还有滋生的土壤，封建的幽灵

又有新的化身。“民主”、“科学”还是我们的口号，觉醒的人才是战斗的人。让我们

冷静地总结教训，让我们热情地直面人生，真实的追求，真实的爱憎，向前，向前，向

前！

一步一个足印，

一声鞭响一道血痕，

继承并超越先行者的精神面向更光辉的未来，更幸福的远景。

1989年4月15

日

献给鲁迅先生

你说你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和血

——你的奶和血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你揭露了古中国的

血淋淋“吃人”的历史你陈诉了阿Q、闰土、祥林嫂悲惨的

而又“怒其不争”

你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自肩负着沉重、黑暗

的闸门凭一支“金不换”的笔在飞沙走石的沙漠上

与黑暗势力作白刃战

冲锋陷阵，横扫千军
你时时解剖别人
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中国的道路是如此崎岖而修远你—
一个足印，甚至—
步一个血印探求着前进
你安息在十月的海上
看到了长夜中的黎明，祖国的青春“革命的爱在大众”
对于人民，你甘心俯首为牛在病危中，你说：对于敌人我一个
不宽恕——多么强
烈的憎“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
在你的全部作品中
不是喷射着怒火，就是流露着爱心你用光辉的生命启示我们应
怎样做人，应该做
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无数受你哺育者的心中还奔腾着你挤出的血
无论道路是怎样曲折坎坷，荆棘丛生无论天空是怎样阴霾四起
风云变幻都不能动
摇，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追求而当我们抬起头来，总是
到走在前面的你高
大的身影…… 1991年9月19日

1991年9月19日

幸福女神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她
那位美丽的幸福女神
而在不同人的眼中
她有着不同的化身
她是一枚晶莹的钻戒
她是一顶银色的桂冠
她是一个安乐的小巢

.....

呵，不，财富、舒适和荣誉并不是幸福女神的别名她带给人们的
往往是痛苦的欢乐
而不是，决不是
一点甜蜜和温馨
她有着纯洁的灵魂和
火焰的外形

她诞生在一个神圣的誓言里她飞翔着，伴着雄壮的歌声她是高不
可攀的

对于那些追求一己安乐的自私者而她也是容易亲近的

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的一切努力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人如果我们为一个光辉的理想所照耀
愿意为它献出一切，
甚至生命

1984年10月15日

一个老农民

一个老农民

静静地坐在小河边
凝望着远山，和
远山背脊上的夕阳
——用他的朦胧的眼睛用他的亲切的记忆
用他的心
一年又一年
他和黎明一道起来
顶着烈日，顶着风雨
为这一片古老的大地
奉献汗水和血
一年又一年
度过了童年和青春
大山永远屹立
小河永远轻流
树叶黄了又绿
而他的背脊渐渐佝偻
白发渐渐丛生
短促而又漫长
——他质朴的一生
他已无力播种、耕耘了白天，他编织草帽、草绳黄昏时，他坐在
小河边面对血红的夕阳
听河水潺潺
听晚鸦归林
听在心中流过的一支古老的歌听远方谁在呼唤他的乳名

1993年3月

老人和树

1993年4月7日，参加“南国西湖之春”国际华人诗会的诗人们，每人在惠州“诗人花园”中植下了一棵苏东坡所喜爱的荔枝树，每棵树以植树的诗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老人，白发萧萧

一棵小树，枝叶青青

他种下了它——那上面有他的名怀着喜悦，怀着爱心

不要说“十年结子知谁在”他一定要来看它，即使步履蹒跚他不会感叹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在日益繁茂壮实的枝叶上延伸着他的梦想和青春
附注：“

十年结子知谁在”摘自白居易《种荔枝》一诗。“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东晋桓温语。

奇妙的诗会

“南国西湖之春”国际华人诗会，于1993年4月5日夜，在惠州西湖点翠岛的草坪上，举行朗诵会。那夜一直飘雨。

“南国西湖之春”国际华人诗会，于1993年4月5日夜，在惠州西湖点翠岛的草坪上，举行朗诵会。那夜一直飘雨。在点翠岛上飞起两团飘飘的篝火

绵绵细雨中

聚集着一群钟情美神的人激情地朗诵着自己的诗诗人们，来自世界各地而都是黄肤

黑发黑眼睛都未改浓浓的乡音

他们倾吐着自己的爱，自己的憎自己的向往和追求

旋律中颤动着

多彩的人生和火热的心雨时大时小，时落时停火光照耀中的人群在凝神谛听他们的

心如同他们手中的伞时而打开，时而收紧

小岛，篝火，细雨，轻浪心和心交织在一起

诗和梦交织在一起

现实和未来交织在一起而那边还飘过来

两位尊敬的客人——

高唱过“但愿人长久”的东坡和他的伴侣，“如露亦如电”的朝云

“不辞长作岭南人”

不辞长作岭南人”
几度荣辱起伏
垂暮之年，又一次
被贬谪到惠州的东坡
还是那样旷达洒脱——就当自己是累举不第的秀才吧（虽然人的疾苦还是令他忧心）还是那样随缘自适——一边抱膝长吟
一边吃着甜甜的荔枝
（不过那甜味中是不是有点苦涩？）我来惠州，则是慕名站在罗浮山顶
披襟迎接
大亚湾清新的海风
面对壮丽的
入云的吊塔林，耸起的高楼群看四处春色
听主人笑谈远景
我也默念
“ 不辞长作岭南人 ”

大森林有一个大神秘

踏着枯枝、落叶、青苔走进一个原始大森林
我的心轻轻颤栗起来
——呵，走进了一个大神秘高高树梢上流动的风声烘托出沉重寂静
浓荫中漏下的闪闪烁烁的光点衬显出幽深的黑黝
参天的粗壮的大树
低矮的交错的小树
狰狞的怪石
野兽的足迹
偶尔一滴水珠落在头上忽然一声巨鹰的长唳
……惊愕中，又陶醉于树木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满目杂乱
又多么和谐
时间凝固
又处处充满生机
它古老而又年轻
经历过多少世纪
经历过多少风雪雷电
它永远屹立
我走着，不知道
是在走向原始还是走向未来我站住，不敢走进森林的海的漩涡深处

一切浮躁被洗净
一切哀乐被抛置
肃穆、宁静、庄严……种种感觉从胸中升起
我却难以表达
那使我的心颤栗的大神秘 1 9 8 4 年

冬天的爱

我喜爱冬天
不仅是因为它预示着
春天将近
难忘童年时堆雪人的欢乐难忘闭门读禁书的激动难忘风雪之夜望
到一粒灯火的欣喜
……而当年，在一间小屋中守着寂寞时我体验到，愈是严寒
愈能煽旺心中的火焰
如今，我在生命的冬天面对季节的冬天难道就只能伴着炉火，饮
一口清茶回忆往事
么
呵，渴望到大野去，迎风而立默念着“念天地之悠悠……”而傲
然长啸

1 9 9 0 年

纯真的心

——听钢琴曲《少女的祈祷》流动着的柔婉而又炽热的琴声中跳动着
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我倾听着，周围
渐渐弥漫着和平与宁静我看见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合掌而跪，披着
白烛的光晕不是皈依，而是向往
不是超脱，而是祝福
她的上帝是善和美的化身她的天堂是纯净的人生她祈祷，在虔诚中
升华着一个热爱生活的灵魂我，一个老人，多少次感动地倾听着那乐
曲
在随着你的心跳动着的琴声中我也年轻了，我也被祝福了感激那少女
使老人在暮霭中浸润着青春和光明

我和酒

白色的酒，红色的酒
芳甜的酒，浓烈的酒……我都喜爱，我都品尝
浅饮一口，就微醉微醺了而我却从未醉倒
虽然不免有时步履踉跄当我满饮
生活酿成的苦酒

活的过去

夜深了，在昏黄的光圈下面在炉火前，我倾听着
窗外无声飘落的雪——倾听着寂静渐渐沉入朦胧的梦境
童年时的小巷，母亲的呼唤……深夜的聚会，举着火把的行列……汹涌的大江，风雨中的渡口……几次邂逅，几支难忘的歌……泥沼，荆棘，寂寞的小花……梦魇，孤独，无望中的希望……小楼温暖的灯光，含泪的笑……
一个明亮的早晨……
几个离去的友人的面影……啊，活的过去
闪亮在这样落雪的夜间渐渐熄灭的炉火的微光中将头深深埋在双掌里
不是悲哀——是温柔
温柔使我的眼睛潮润……
1988年12月改旧稿

片 章

一滴眼泪，跌在地上
溅起了飞腾的火焰
一声呼唤，落进群山
撞响了绵绵的回声
一粒种子，飞旋在风雪中孕育着新的春天
1989年

人与剑

最近写过一篇短文，怀念少年时曾有过的一支七星剑。年轻友人赵向阳因而赠我七星剑一支。又一支七星剑悬挂在床头也是红色的须络，黑色的剑鞘拔剑出来，也是凛凛的寒光但已不是当年的那一支不知当年那支剑流落何方仗剑远游，闯荡江湖

傲问：“谁有不平事”——当年舞剑的少年
在闪闪剑光、呼呼剑风中曾有过多少豪情遐想
不知当年那支剑流落何方经历过怎样的
生死搏击，快意恩仇
——又一支剑悬挂在床头深夜梦回，挑灯抚剑
剑光中映照着华发苍苍剑光中展现着风雨云烟剑光中闪耀着青春梦想……一声长啸破空而起
荡气回肠
1993年4月

泪珠

这个人“是眼泪最多的人”吗是的，在悲哀、痛苦
或是欢乐、感激中
他都常常含泪
为泪珠滋润着的
他的心，像一盏灯
多面地感应着
这个世界，并照耀
他在人生道路上的
每一个脚印
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
在生活的浪涛中浮沉
风霜染白了他的头发
岁月在他额前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只是，在他的眼中
仍然含着年轻时的那颗泪珠他看到的世界
还是那样闪耀着光华
他还是那样满怀热爱，向往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唱着自己的歌
——在嘶哑的歌声中

激荡着大海的波光和涛声

1991年3月5日

老海鸥

在海边的一座礁石上
栖息着一只老海鸥
它已无力展翅了
静静地匍匐在那里
没有忧愁 没有哀伤
也曾呼啸着穿越暴风雨也曾欢唱着扑抓海的波一生都在浩瀚中飞翔

此刻，它用依然清澈明亮的眼睛望向白云 望向远方
浪潮一阵一阵向礁石涌来一声一声亲切的呼唤
它突然迸发高啸，纵身一跃随着波浪起伏的
它的身影，仍在翱翔
远去了，远去了……
晚霞灿烂 大海茫茫
1992年5月
在冬天
(译诗)

印度诗人阿盖诗选译

花瓶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
这与根分离的花苞
在这花瓶中开放？
可正是这力量敦促我们开放在这从永恒的大树上砍下的历史的枝桠
上？

看见升起的月亮

看见地平线上升起的一轮满月我的心悸动着，我伸出双臂。我们两者之间的距离
似乎并没有缩短。
但在那边，在相反的方向，双臂延伸的阴影
毫不费力地，穿越大地触到了西天的边缘。

方 向

每一个黎明
我更多一点地生活在过去，因为每一个夜晚
我更多一点地死在未来。

苏醒的时刻

我曾沉睡多年，这是确实的，被岁月的溪流冲去的一切我不会如此愚蠢地去索回。
今天，我醒着，我寻找的只是我苏醒过来的那一瞬间。

倒影——生活

倚在桥栏边，我看见
我的倒影
在河流透明的水里——在水面，在中间
在河和卵石的河底。
不时地，啊
那一簇簇的闪光
五彩缤纷的鱼群
使它这样颤抖不停！

小河静悄悄

静悄悄地
小河流着
静悄悄地
雪下着
融化在河中，
倒影
一动不动
悬挂在水面上。
在这里是这条记忆的河流冲击着没有尽头的岩礁——静悄悄地
在它奔涌的水面上
悬挂着一个冰冰的倒影我。

谢谢你，上帝

上帝来了
在呼啸着的风里。
谢谢你，上帝
感谢你的来访不拘礼仪：非常欢迎你
有朝一日
我也将来访，
同样不期而至
甚至是
默默地。

宣 告

爱这朵花吧
但当它要枯萎时就让它枯萎；对你生活中的一切
用你整个生命来品尝
但要死去的，就让它去。年龄是游泳者的手臂
让任何要活下去的人
游过去

鲜花盛开时充满的只是喜悦而不是欲望；
我，一个走向毁灭的人愿把这一点宣讲。

夜色中的村庄

蝉的催眠曲
已使村庄入睡；
此刻，一条条白色烟柱像摇篮
缓缓地晃动着家家户户。

黄昏的歌

时光短暂地徘徊
接着小鸟张开翅膀
平稳地向地平线翱翔。那渐渐变淡的绯红的朦胧正要隐去，突然
那颗星闪闪发光，“逝去了吗，时光？”夜自己的音乐
弥漫在天空。

在冬天

突然，人们紧紧靠近。树木在雾中渐渐消失踪影。小鸟
沉寂无声。

代 替

朋友
决不能代替妻子
妻子
决不能代替朋友。

没有谁
可以代替
另一个，
这一逻辑
决不能代替
哲学。
为什么我不能找到
什么来代替
我自己？

一个生命

挨了打
跛着脚
沿着海边蹒跚而行，
头垂得低低
仿佛在嗅着
盐和凝固的泡沫的气息，这条呜咽的狗——
尾巴夹在颤抖的两腿间。它被隔开了
被这炎热的长长的海岸离开了已知的或未知的什么它被隔开了
被那严酷的无际的水面隔开了熟识的或陌生的人们。

卡列曼戈丹

在这一边，
在城垛和内墙之间
一条长长的战壕里，
上次战争遗留的成堆的武器放得整整齐齐：
没有炮塔的坦克，准星是破裂的枪蹲伏着的迫击炮和喷火器……
空空的洞穴凝望着
天空。
在那一边，
在城垛和外墙之间，
一座土丘上
杂乱的灌木丛半掩着

庙宇和一座教堂的废墟：黑暗聚集着，从没有窗框的窗洞中仿佛在搜寻大地上的人们。上帝，我可怜的无援的上帝哪些人是谋杀你的真正的凶手？

后记：萨奇达南德·希拉南德·瓦茨雅彦“阿盖”(SachidanandHilinandWateyan“Aggyey”)是当代印度著名诗人，他的诗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我国似乎还没有介绍过他，这里的十四首诗，译自1983年南斯拉夫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所出的《阿盖诗选》，他是这一届诗歌节“金杯奖”的得主。诗选是印地文，附有英译的只有这十四首。他的诗带着一种“纯诗”的倾向，带着一种哲学式的沉思，带着一点朦朦胧胧的美。然而，仔细读一

下就可以看出，诗人并不是那样宁静的，在表面的淡泊下，跳动着一颗挚爱生活的心。我于1983年9月在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上见过他几面。他穿着印度式的灰色长袍，身材高大、挺直，银白色的头发已经稀疏了，沿着下颚，有着半环白须，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在银边的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和慈祥的眼睛。看到他，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泰戈尔。他告诉我，他到过许多国家，却没有到过中国，而那是他久已向往的。——译者给少年们的诗

我将歌唱着

我的生活是这样幸福，有时候我希望美丽的时间留住：我永远是一个快乐的少年，永远背着书包上学校，和同学们一道学习，

一道游戏，一道锻炼，一道在阳光下歌唱，到永远……羡慕那些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有时候我又希望自己快快成长。为了祖国的幸福和她的更辉煌的明天，我将勤劳更勤劳地工作，我的智慧将闪闪发光。而为了保卫她——啊，我亲爱的祖国就在烈火中我也要唱着壮歌飞翔！有时候我这样幻想，有时候又那样希望。

而时间永远在她的轨道上正常地前进。我将歌唱着度过黄金的少年时代，又将歌唱着为祖国献出壮丽的青春！

红

你爱什么颜色？
我爱红。

黎明的太阳是红色。
黄昏的云霞是红色。
号角的流苏是红色。
飞腾的火焰是红色。
健康的脸是红色。
奔腾的血是红色。
我也爱蓝：
那是晴朗的天的颜色。那是壮阔的海的颜色。我也爱白：
那是飞舞的雪的颜色。那是流浪的云的颜色。我也爱黄：
那是柔软的沙滩的颜色。那是汹涌的大江的颜色。我也爱绿：
那是复活的大地的颜色。那是苏醒的森林的颜色。我爱各种颜色，
而我最爱
红色！
如果我只能有一种颜色，我选择
红色！
那样庄严！
那样热烈！
那样闪光！
那样辉煌！
我爱红。
我骄傲
我是一个红色的少年。现在我站在
红色的队旗下面。
将来我站在
红色的团旗，和红色的党旗下面。而红色的国旗啊
永远在我的头上飘扬

早 安

早晨，我起来
我看见，对面山坡上
太阳也正升起来，
好，我起得和太阳一样早。
——早安，太阳！
我背着书包上学去。
城市已经完全醒来，
在铺满阳光的大街上
电车、汽车、自行车
一排一排地流过，流过……人们在阳光下走着
显得那样精神，那样愉快。——早安，叔叔阿姨们！我知道

在我们的首都北京，
在远方的城市，
在幸福的乡村，
在蓝色的海边，
在快乐的草原，
……在清晨阳光照耀着的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人们都已清新地、
愉快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要把我们的祖国
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为了在将来
也能像他们一样，
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奉献给祖国，
我背着书包走进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习。
——老师，早安！
同学们，早安！
在操场上，我站住
抬起头，久久地仰望着在美丽的晴空中
像火焰那样翻腾的
五星红旗，
我轻轻地，轻轻地念着：——早安，早安啊，
亲爱的祖国！

英雄的光芒

我常常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保尔，卓娅，马特洛索夫，雷锋，刘胡
兰，黄继光……这
每一个名字在我都是多么亲切，这每一个名字在我都是雄壮的乐章！
我常常感到他们和我在一起：当我软弱的时候，
他们给我以安慰和力量。他们鼓舞我勇敢地前进，当我在困难前
犹豫彷徨。我常常
含泪凝望他们壮丽的一生，他们用响亮的生命告诉我：应该怎样生活，
在必要时又应该怎样
英勇地去征服死亡。
我常常默念着他们的名字。我常常感到他们和我在一起。我常常
含泪凝望他们壮丽
的一生。
英雄的光芒照耀着
照耀着我成长……

妈妈的眼泪

那个秋天我病了，
妈妈是多么心焦。
她常常吻着我的前额试探热度，为了照料我，她常常整夜不睡觉。
我一天天地好了
妈妈却一天天地瘦了。当我能够起床后走到妈妈面前，妈妈握着我的手，久久地看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她的苍白的脸上凝结着一个幸福的微笑，而我看见她的眼中有着泪光闪耀。
那个星期天，我打了妹妹，妈妈严厉地责备我。
我饭也不吃赌气跑出来了，一个人在外面东游西逛。黄昏时，我慢慢走回家妈妈正倚在门边张望。我低着头走到妈妈面前，妈妈叹了一口气，久久地望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她的焦虑的脸上闪过一个隐约的微笑，而我看见她的眼中有着泪光闪耀。
暑假的第一天
我兴奋地跑回家中
把我的成绩单放在妈妈的面前。妈妈仔细地看成绩单一遍、两遍、三遍……她的头不断微微地点。妈妈把成绩单好好地折叠起抬起头来久久地看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她的憔悴的脸上亮着一个喜悦的微笑，而我看见她的眼中有着泪光闪耀。
当我回忆我幼小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妈妈的温暖的怀抱。记得妈妈是怎样轻轻地拍着我
我又怎样轻轻地哼唱着，引我入梦，那歌声是那样地甜蜜、柔和、悠长。现在我又将永远不能遗忘妈妈是怎样默默微笑地看着我，而她的眼中闪耀着晶莹的泪光……

我挽着爷爷的手，那瘦骨嶙峋的粗糙的大手，走在黄昏的大街上。

爷爷坎坷劳累了一生，头发更白了，脚步蹒跚了。我搀着爷爷的手，在熙攘的人群中慢慢走着。他熟悉这条大街的每一片石块，每一个小坑……。他在这条大街上走过了几十个年头。

当我上小学以前，我和爷爷也常走在这条大街上。不过，那时候，是爷爷牵着我的手，他一边缓缓走着，一边向我讲故事。当我哭闹时，他还将我扛在肩头。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大街上有许多熟人都向爷爷热情地招呼。他们常常夸奖我聪明。爷爷轻轻地拍着我的头说：“可调皮咧！”同时微微地笑个没够。有一次爷爷在病床上曾问我：“将来你会记得爷爷吗？”——是的，爷爷，我会永远记得您。记得小时候怎样在门边张望，等着您下班回来，塞给我一块点心或是几颗糖；记得当父亲为什么事责打我时，您总是红着脸劝阻，甚至斥责他，将我抱起来走向您的房间，用手揩干我的眼泪，抚慰我，直到我睡熟；记得您教我念“床前明月光……”；记得您向我讲您悲惨的童年，和年轻时如何出来闯天下；记得您常常教导我诚实、勇敢、用功，教导我要好好做一个人……。爷爷，为什么您要问我会不会永远记得您的话呢？从前，是爷爷牵着我的手，有时候，还将我抱在怀里或是扛在肩头，走在这条大街上。现在，是我搀着爷爷的手，缓缓地走着。爷爷的脚步已经蹒跚了。我已长到爷爷肩头那么高，爷爷再也抱不动、扛不动我了。

爷爷，就是我将来长大了，当我独自走着的时候，我也会永远记得您那瘦骨嶙峋的粗糙的手，牵着我蹒跚学步的手……。

我是大山的儿子

——赠小朋友浩

我从山里来，

我是大山的儿子。

那里没有高楼大厦，

但有高大苍劲的百年大树。那里没有宽宽的马路和飞驰的汽车，但有清清的小溪和

雄伟的飞瀑。那里没有爵士乐和迪斯科，但有古朴的舞蹈和吭亮的民歌。那里没有透明

的大窗和灯光的海洋，但有繁多的星星和明亮的月光。山里的太阳更炽热，

将我晒得黑黑的。

山里的风雨更猛烈，

将我炼得壮壮的。

山里的泉水是清冽的，使我的眼睛更明亮。

山里的空气是纯净的，使我的心胸更开阔。

我用攀爬过险峰峻岭的双脚稳健地走在都市的大街上。而我还常向远方眺望那养

育我的大山。

我将永远记住
我是大山的儿子，
我将永远像大山那样
坚稳、朴实、豪犷……

我听过许多海的故事，啊，我真想看看海。

我要看海的颜色。
说她有时是蓝色，
有时是绿色，
有时是金色，
说她有时又闪耀着各种颜色哩。我要看海用怎样的颜色装扮她自己。

我要看海的姿态。
看她有多么大，多么辽阔。看她在宁静时是怎样的温柔挥舞着美丽的云彩。

看她在愤怒时是怎样掀起黑色的风暴波涛汹涌澎湃。

我要看在黎明时

海上怎样升起红色的太阳。我要看在月夜

大海怎样拥抱着亲爱的月光。我要看在阴险的浓雾中灯塔是怎样闪射着呼唤的光芒。

我要看在狂风暴雨中

海燕是怎样矫健地飞翔。我要看小孩子们

怎样在沙滩上拾取贝壳。我要看渔人们

怎样扬帆驶向海上。

我要看祖国的雄伟的舰队怎样威严地乘风破浪

在蔚蓝色的道路上前进。我要看年轻的水兵们

怎样在黄昏时靠着船栏面对着大海歌唱。

我没有看过海，

我有着海的向往。

有一天——当我长大时我也要当一名光荣的水兵，在辽阔的海
远航，

守卫着神圣的祖国，

大海啊

也就是我的故乡！

火车，火车，带我去吧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A 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米篮读。 读。 读*
火车来了，火车来了！火车从南方来，
带来南方花木的香味。火车从北方来，
带来北方黑土的气息。爬过高山，穿越平原，风风雨雨，日日夜夜，火
车勤劳地奔
驰不息……在晚霞的辉照中，
我常坐在山坡上，
看火车从远方来
又向远方去了，
我的心也跟着它飞得很远很远，火车轰响着在我面前飞奔而过，它在
我心中唱着奇
妙的歌。它向我歌唱：
辽阔的大地和宽广的生活。啊，火车，火车
给了我多少渴望，多少梦想！火车，火车，带我去吧！带我到首都北京
看中南海、天安门
看天坛、颐和园……
看英雄的纪念碑
看雄伟的万里长城……带我到北国去
看神秘的黑龙江，
看原始的大森林。
带我到南海之滨，
看火红的木棉树和绿色的椰林，看守卫在孤岛上的哨兵……带我到大戈
壁去，
看风沙中的驼队，
看大漠中的孤烟
看高耸的油井……
带我到草原上去，
看不落的太阳，
看奔腾的骏马，
看白云似的羊群……
火车、火车，带我去吧！带我去看美丽的江南，看黄土高原看泰山的日
出，看昆明
的石林……看我只在地理课和游记中读到的许许多多的城市和名胜……带我
去吧，带我
去吧，火车啊！带我去走遍广袤的大地看祖国每天都在变化的新貌带我去寻
找知识、智
慧和惊异……

哪个季节你最喜爱

河流解冻了
草绿了，花开了
一切生命都跃动了
我欢喜到带露的田野去寻找那最先醒来的花朵我欢喜到青翠的树林去吹着口哨应答
小鸟的歌声我欢喜迎着清润的南风放起和归燕一道高翔的风筝我爱夏天，我爱夏天
丰满的绿色
辉煌的阳光
一切生命都欣欣向荣
万物都在蓬蓬勃勃地生长我欢喜在凉风中，在繁星下听妈妈念诗，讲故事
我欢喜风云突起，爆发一场豪壮的大雷雨
我欢喜到海边去游泳
让蓝蓝的海水将我裹得紧紧我爱秋天，我爱秋天
金色的季节，成熟的季节天空高远，空气清新
大地因丰收而微笑了
那样安详，那样宁静
我欢喜爬大山，穿丛林去搜寻红叶，采集标本我欢喜秋季运动会激烈地竞争，勇敢的拼搏精神我欢喜仰望变幻无穷的云梦想着到太空遨游、旅行我爱冬天，我爱冬天
落雪了，落雪了
世界变得那样洁白，晶莹每家的灯光显得那样温暖而风雪中挺立着松树、梅花、冬青我欢喜堆雪人，
打雪仗到封冻的湖上去溜冰
我欢喜一家人围坐在炉边谈天说地，摆龙门阵
我欢喜在鞭炮和欢呼声中迎接又一个新年的来临自然之神安排了四个季节每个季节
都有自己的风韵和姿态每个季节都带给我欢乐啊，每个季节我都喜爱！

珍 惜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啊，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那就是 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太阳，
星星，月亮，看
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最美的画，最美的舞蹈，看看什么是蓝，是绿，是红，是黄，
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感

激，要是能给我一
天的光！一个耳闭的小男孩说：啊，如果问我什么是
最大的幸福，
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听听歌
声，琴声，
听听风雨声，波涛声，听听老虎的长啸，小鸟的啾鸣。我要听的
东西是那么多，一
天的时间太少了。
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
一个哑者多么希望
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希望站起来，走过去
和同伴一道散步，爬山。而一位老人说，
他愿意牺牲一切
只要能回到青年时光。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
要时时提醒自己，
应该珍惜的东西
正像江水一样
在你身边流淌……

门

我的一生
将穿过多少门
家庭的门
幼儿园的门
学校的门
然后是社会的大门——仇敌的门 朋友的门
阴沉的门 光明的门
痛苦的门 欢乐的门
……
有时候 我哭着走进一个门有时候 我笑着踏进一个门有时候
走进一个门抱着希
望有时候 走进一个门怀着幻想开始我要人抱着或牵着每穿过一道门
我就长大了一些 成熟了一些我的脚步一天比一天平稳一天比一
天坚实
我知道
不能像童话中那样

用“芝麻芝麻”的咒语来打开一道藏着珠宝的门我将勇敢地去
去闯开我必须经过的
每一道门
不管守候在门后的是
哪一位命运之神

勇 敢

同伴们都佩服我的大胆。我十二岁了，
我是一个，嗯，
小小的男子汉！
我可以大笑着
飞越过半丈宽的沟渠。我可以站在高高的跳台上跃进蓝色的大海。
我不怕雷电
不怕风雪。
我敢于独自走向
黑夜中的旷野。
我决不屈服，当一个粗野的少年向我扬起拳头。
我毫不犹豫，在一个顽童面前保护一个小女孩。
我有很多很多
可以自夸的事哩。
只是，有一天
却面红耳赤地站在父亲面前。他发现我隐瞒了一件过失，没有责骂，只是叹着气说：
“谁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就不能算是勇敢的少年！”

我的小书橱

我面对——
广阔的世界，浩瀚的海洋——啊，我只是坐在
我的小书橱旁
我漫游历史的长河
穿越“上下五千年”
我遨翔在知识的空间

叩问“十万个为什么”
我结识了多少朋友
海的女儿、快乐王子、孙悟空……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师
鲁迅、冰心、爱迪生……我沐浴在知识的海洋
时而沉思，时而幻想
我关心童话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时而快乐，时而忧伤
我喜爱足球、游泳
我喜爱旅游、歌唱
而坐在书橱旁
也是我最愉悦的时光
我一天一天地长大
一本又一本新书充实了我的书橱让人们去追寻飘渺的奇花异草吧
我在书林中却挖掘
到无穷的宝藏

歌

在我们生活里
到处都是歌声，
像我们校园里
到处都是花朵。
在下课后的教室里，
在放学前的操场上，
愉快的歌声
从这一边到那一边，
在人群中寻找回声
像是鸟儿在飞翔。
在前进的队伍中，
在节日的篝火旁，
愉快的歌声
从这一边到那一边，
在人群中荡漾，
像是欢乐的海洋。
唱呀！唱呀！唱呀！
谁唱出了第一句
就像在人群中
举起了一支明亮的火把立刻点燃了
一个熊熊的大合唱。
歌唱亲爱的祖国，

歌唱春天的阳光……
歌声滋润着我们的心
我们在歌声中成长。
也歌唱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支歌：富有韵律、节奏
美妙而又响亮

我是大伙儿中的一个

阳光下的星期天，
一个人呆在屋里
坐也不好，站也不好
真是难过。
一个人去游公园，
东逛逛，西看看
还是寂寞。
听呀，同伴们唱着歌儿呼唤我。我吹起口哨快地跑，大伙儿在
哪儿，
那儿就是快乐。

看，好大一个萝卜埋在地下，一个人拔呀，拔呀，拔不动它。你
来，他来，大家都
来，你抱着我，我抱着他
他拖着大萝卜的大尾巴。拔呀，拔呀！
哈，大萝卜动了。
拔呀，拔呀！
哈，大萝卜出来了。
大伙儿在一起
就有力量，有办法。
一个人唱不起大合唱，我的歌声和同伴们的歌声一道那是多么响
亮。

一个人排不成队伍，
当我走在同伴儿们的行列当中那是多么雄壮。
一滴水多么渺小，
水儿集合起来
就是海洋。
我是大伙儿中的一个，我在大伙儿中成长。
我在大伙儿中找到快乐，我在大伙儿中得到力量。

月亮，月亮，请你告诉我

月亮月亮，请你告诉我：天上的云彩有多少片？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
你在天上寂寞不寂寞？你对大地低声唱的是什么歌？月亮月亮请你告诉我：
哪儿的森林永不老？
哪儿的花朵开不败？
哪儿的少年比我们更快乐？哪儿比我的祖国更可爱？

呼 唤

我们唱着歌儿呼唤你
我们拍着手儿呼唤你
来呀，来呀，来呀
你看满城都是阳光
让我们在阳光下游戏，歌唱我打从楼上跑下来
我打开门儿跳出来
我来了，我来了
一个人，多孤单
大伙儿一道多好玩
我们唱着歌儿呼唤你
我们拍着手儿呼唤你
来呀，来呀，来呀
你看月儿已出东山
让我们在月光下散步、游玩我打从楼上跑下来
我打开门儿跳出来
我来了，我来了
一个人，多寂寞
大伙儿一道多快乐
我们唱着歌儿呼唤
我们拍着手儿呼唤
你听，你听，你听啊
我们一唱四面都是回声到处都有我们亲爱的同伴

我有许多好朋友

在那条巷子里，

我有许多好朋友。

当我唱着歌，

打从那儿走，

家家的窗口，

都有人伸出头。

这个窗口对我笑一笑。那个窗口对我吹口哨。我一边唱，一边走，东面点点头，西面招招手。我一边唱，一边走，

快乐又骄傲

我有许多好朋友。

向少年时代告别

我们唱着歌儿呼唤你

我们拍着手儿呼唤你

来呀，来呀，来呀

你看满城都是阳光

让我们在阳光下游戏，歌唱我打从楼上跑下来

我打开门儿跳出来

我来了，我来了

一个人，多孤单

大伙儿一道多好玩

我们唱着歌儿呼唤你

我们拍着手儿呼唤你

来呀，来呀，来呀

你看月儿已出东山

让我们在月光下散步、游玩我打从楼上跑下来

我打开门儿跳出来

我来了，我来了

一个人，多寂寞

大伙儿一道多快乐

我们唱着歌儿呼唤

我们拍着手儿呼唤

你听，你听，你听啊

我们一唱四面都是回声到处都有我们亲爱的同伴

你小小的树

细弱的身躯
在微风中摇摇晃晃
嫩绿的叶芽
像是随时都要枯黄
——啊，你小小的树！怎样抵御虫害
怎样经历风雨
怎样承受雪霜
真为你担心啦
——啊，你小小的树
大地将你紧紧拥抱
太阳向你注射热量
雨露给你输送血液
你一天比一天健壮
——啊，你小小的树！有一天，你将在冰雪中傲然挺立矫健地在
暴风雪中舞蹈飞翔有
一天，你将像一个巨大的摇篮怀中落满了快乐的鸟儿有一天，你将像
一天，一只高大的绿杯盛
满金色的阳光
——快快成长啊
你小小的，小小的树

红梅——火焰

一位老前辈的女革命家——当年在枪林弹雨中征服过万水千山的老红军战士，到医院去看望一个姑娘。那姑娘从幼年起就受病魔的折磨，却从来没有被病魔压倒。她在自己的不幸中通过艰苦的努力，创作并翻译出许多作品，为人带来知识和欢乐，因而感到幸福。她这样年轻，却敢于面对死亡。她长年躺在病床上，却微笑地凝望明天……她是一个柔弱的姑娘，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年老的女战士送给年轻的姑娘一束红梅，那是从院中她自己栽种的树上采摘来的。她将红梅放在姑娘的手中。那一束红梅像是闪动着的火焰。老年的女战士对年轻的姑娘说：“你的心像这花一样美！”这是老前辈的战士对年轻一辈战士的赞美，那当中也包含着期望、信任、鼓励。那纤弱的姑娘含着泪接过了那一束红梅，将它贴在自己的胸前。一团火焰在她胸前闪动，也在她心中燃烧。她从心中涌出的泪珠滴在花上，使火焰更亮，更旺！

生命之歌

——给张海迪

和命运——和披着黑袍的命运搏斗，你，一个病残的少女被推到了深渊的边缘

挣扎着，苦斗着，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用你苍白、纤弱、颤抖着手不，是用顽强的意志
是用坚定的信念
是用闪光的希望
是用心中愈燃愈旺的火焰一场多么艰难的斗争
一场多么惨烈的斗争

——那当中

多少眼泪，多少痛苦
多少从身上和从心中流出的血而这场斗争
又是多么辉煌，多么激动人心！

你，我们的小玲玲
躺卧在病床上，或是
倚坐在轮椅里

——从一个小姑娘成长为一个少女谁能想象，在漫漫的二十三年
中你是怎样忍住眼
泪

承担着病痛的煎熬
你是怎样含着眼泪
咀嚼着寂寞和悲哀的苦味……艰苦地自学
从书本中吸取营养
仰望前辈英雄

从他们身上吸收热能
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从工作中认识存在的价值血印，血印，血
印……每一个血印
标志着前进了一步你穿越过生命的浅滩、激流沙漠，深谷……

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候

似乎命运已经把你压倒了，你怀着深深哀痛的心，说：“我感到，我
在别人眼里真是
一个残废人的话

那还不如离开这个世界的好！”你强迫自己
跳进黑暗的深渊

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你的心中升腾起一片光明你看见了祖国
的大地，和在大地上
耕耘的人们

你听见了英雄的呼唤：“做一个强者，做一个胜利者！”于是，你
在昏迷中说：“
我错了，来人啊，

救救我吧，我还年轻！”于是，你复活，你苏醒……你战胜了自己
一时的软弱也最
后战胜了命运

曾经多次面对死亡
你才更深刻地体验到
生命的欢乐，时间的可贵你奋不顾身地学习、工作只要活着，就
要发光，发热只要
活着，生命之树就应该常青呵，张海迪，张海迪
你谱写了一支多么壮丽的歌用你永远向上的灵魂
用你永远燃烧着的心
用你永远在斗争中飞腾的生命……

攀登者

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他将来想当一名登山运动员。写了几句话送
他。当然，我不仅
仅是指登山。

攀登攀登 攀登
风暴冰原 积雪……每跨出一步 都面临
一场严酷的斗争
攀登攀登 攀登
峭壁深谷 雪崩……每跨出一步 都踏着
生死的分水岭
向着从无人迹的绝顶
向着从未达到的高度
满怀激情 满怀信心
攀登！
攀登！！
攀登！！！！

生活的颜色

一个小朋友问我：生活是什么颜色？有时是闪闪桂冠的银色有时是长
夜漫漫的黑色有时是飞腾火焰的红色有时是阴霾天空的灰色有时是浩瀚大海
的蓝色有时是无垠沙漠的黄色有时是夏日森林的绿色有时是黄昏薄暮的紫
色……

我无法告诉你生活是什么颜色我不能想象生活只是单一的颜色它旋转
着，旋转着向前闪射着灿烂的彩色

献给年轻的歌手们

青春是美丽的
青春的歌声是欢乐的
而你们是幸福的
在祖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诗人们、歌手们你们从浴血奋战的前辈手中接过
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火炬他们的歌流灌在你们的血液中而你们唱的是新的歌
歌唱新的时代
新的战斗
新的生活
你们将去攀登科学的高峰你们的歌是洒向深谷、峭崖的花朵你们将去探求人生的真谛你们的歌就是战斗的鼓声与号角你们将在生活的海洋中远航你们的歌将鼓舞你们前进
伴随着吹动白帆的风和汹涌的碧波你们将永远歌唱着
不管是在阳光下还是在暴风雨中不管是面对平坦的大路还是荆棘丛生的荒原
你们将歌唱着
永远用你们心中的火焰燃烧着你们口中的歌
年轻的诗人们、歌手们青春是美丽的
如果你们永远唱着欢乐的歌你们就会永远葆有青春唱吧，更高声地唱吧
唱吧，我们大家都来唱吧人生就是一首庄严、雄伟、洪亮的歌

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向你们走来
我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旗林，看到了运动场、夏令营、篝火……我听到了歌声、笑声
、欢呼声听到了嘹亮的号角和轻快的鼓点声。啊，一阵热浪向我涌来。

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是和欢乐在一起。
我向你们走来，
我看到了跳跃在你们身上的阳光，和像星星那样闪耀的眼睛……
看到了你们胸前像
火焰一样的红领巾，和像火焰一样燃烧的心……你们是带露的花葩，
正在成长的小树。
呵，一阵清风向我吹来。
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是和春天在一起。
我向你们走来，
我看到你们在课桌前，在实验室中孜孜学习，埋头思考。你们正
在人生马拉松的起
跑线上紧张地进行准备，
眼睛望向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高峰。啊，一阵强光向我射来。
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是和未来在一起。
我是和欢乐、春天、未来在一起，——当我和你们在一起，我和
你们一道歌唱，一
道大笑，你们使我年轻了起来
引起了我许多年轻时的回忆。让当年在人生长跑中的一个年轻的
选手向今天的年轻
选手致敬，致意，祝福你们——二十一世纪人无论是在雷暴风雨中，
在坎坷的道路上，
在艰险困难面前，
将永远向前，永远高飞，永远自强不息！从诗想起的
383

《悬崖边的树》前记

我是从学习写诗开始我的文学道路的。从那时到现在，时间不算短了。然而，除了头几年外，我一直写得很少。那情况和过程，在附录的《从诗想起的……》一文中作过一些说明。

这里编选了过去这些年里所写的几十首诗。解放前的作品在动乱中全部丧失。最近，几位友人热心地帮助我从旧报刊中清理到一些，远远不全，而我从那当中又只选录了一部分，主要是为了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足迹。解放后，在二十多年的艰难的处境中，我写过一些诗。当时是迫于一种沉重的激情，不是为了发表而且完全没有想到可能发表的。这一部分诗除少数几首外，都辑录在这里。《给少年们的诗》原有三十多首，原稿全部丢失，这里只从记忆里抄录了几首。——从一九七九年冬天起，我终于又回到了文艺行列中。

那以后写的，大都没有收集在这里，将另外结集，算是一个新的起点。当我的诗最初重又出现在刊物上时，我激动、喜悦、感慨……阳光照耀着我的白发。我望向将来，觉得还有再前进的信心。

我感动地听到了我的嘶哑的歌所引起的一片回声：一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友人给予了我关怀和鼓励。让我在这里说出衷心地感激。而且今后将尽我的努力，但愿不致辜负他们的期望。当然，也但愿不致辜负这个伟大的动荡的时代，不致辜负——是的，也可以这样说——那么严酷地考验和锻炼了我的漫长的岁月。

1981年4月5日

《老水手的歌》代序

我愈来愈不敢轻易地走近诗：如果我没有真正的感受，真正的激动；如果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一点启示却没有在感情的熔炉中得到锻炼。

我希望朴实地唱出心中的歌：没有喧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矫揉造作。不是仅仅用华丽的语言将诗装饰起来；不是仅仅用智慧的语言将诗点缀起来。我知道，诗神是不能欺骗的，她要求的首先是感情上的忠实。

我知道，读者是不容欺骗的。他们首先区分真诗和非诗，然后才区分好诗和不好的诗。诗必然显示出诗人自己，即使是不真实的诗，那也是诗作者灵魂的某一面的显现。所以卢那察尔斯基说，诗人必须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秽，才能使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诗人必须在生活的洪流中去沐浴自己的灵魂。必须心中有光，才能在生活中看到诗，才能在诗中照亮他所歌唱的生活。

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所以我不敢轻佻地走近诗。我是这样来表示我对她的尊重，对她的爱的。

《曾卓抒情诗选》后记

面对文彦同志编的这本诗选，我很难说清自己的心情。应该是感到喜悦的吧：这里留下了几十年来自己心灵的某些印记。可以说，那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部分，记录着我的成长的过程。翻阅着它们，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但另一面，我却又感到了心的沉重。那几十年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伟大的历史时期。在火与剑、血与泪、斗争与希望中，时代迈出坚毅的步伐，歌唱着前进。而在时代的雄亮、豪壮的歌声中，我的应和的歌声是如此低微，如此嘶哑。我不能不为自己的寒伧而有愧。只是凭着一点我才敢将它们奉献给读者：它们多少是真诚的。但愿有愧也是激发前进的一种力量。1987年

6月21日

关于《门》

《门》写于1939年冬。最初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重庆《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当时曾得到一些好评。后来我出版第一本诗集时，就以《门》作了书名。近十年来，评论家们在谈到我早期的作品时，大都提到了这首小诗。这首小诗当初发表时，曾有一个副题：“写给老朋友们看”。当时我未满18岁。所谓“老朋友”，也都只是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几位年轻人。抗战前，在武汉，我们曾组织一个读书会，主要是靠友谊的结合，而又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这批青少年都自认为是革命者。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不固定，多时十来个人，作为核心的只有五、六个人。这些人后来都是武汉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门》一诗中所说的“那个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也是我们读书会的参与者，她是我们之中一个人的亲戚。很美丽，很活跃。喜欢文艺，对政治则不是那样关心。当我们就一些政治问题热烈地讨论时，她往往只是睁着大眼睛，微笑着在一旁静听。不过，她随着我们一道参加了救亡活动，也参加了“民先”。我们曾期望她成为苏菲亚——我们很崇敬的一位俄罗斯女革命家。她的父亲曾是一个官僚，宦场浮沉，后来沦落成为一个小职员，对女儿很宠爱，将她当作了一笔财富。抗战发生，武汉危急时，他将女儿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曾经结过婚的国民党官员，从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聘金。她肯定受到了父母的威逼和哀求。但她终于应允过这一婚事，也表明了她的软弱的性格，可能还由于虚荣心。如果她坚强一点，朋友们是可以帮助她从家庭出走的。当时的出路很多。但当我们得知消息时，一切已无可挽回，所以，朋友们对她很感失望，并愤怒了，认为受到了欺骗，都不愿原谅她。武汉沦陷后，我们当中一位姓朱的朋友在重庆街头碰到她，她穿着华丽，情绪却相当沮丧，而且流露出一种愧疚。她对那位朋友谈到，由于家中准备逃难，急需一笔钱，她被迫变相地出卖了自己。她希望得到谅解，能和读书会的朋友们保持友谊，并表示，朋友们如果生活困难，她是可以给予一点帮助的。那位朋友当即断然拒绝了。那位朋友随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也已流亡到重庆。我在激愤的心情中写了《门》那首小诗，决绝地表示：“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这也表达了朋友们共同的心情。

这首小诗是直接抒发胸臆。由于表达的是真实的激愤的感情，所以形成了内在的韵律，节奏感比较强烈。诗虽然是以一个特定的人为对象，但充溢在诗中的对叛逆者的愤恨，是容易激发读者们的同感的。好几位评论家都谈到了《门》这一形象用得很好，使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其实，我是受了屠格涅夫的《门槛》的影响的。在少年时读过巴金译的这篇散文诗，使我很激动。写这首小诗时，几乎是不自觉地用了“门”这一形象。“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是与开首的“莫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相呼应的，并使全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显得

比较生动、有力。

当然，这首小诗显得比较直白、浅露。那时年轻的诗作者们，很少单纯地追求和玩弄技巧，注重的是真情实感和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我对这首小诗有所偏爱，主要的是由于那当中所表达的有所追求的激情，现在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不免使我怀念和神往。1990年8月4日

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有好几位友人问过我喜欢自己的哪些诗？这很难说：对每个时期所写的诗，都有一两首是自己喜爱的。而最能激发我的感情的是在经受厄难的那二十多年中所写下的一些小诗，我将她们看作是“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在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1955年的一个深夜，家里的人都已入睡了，我刚赶写完一篇东西，坐在桌前默想。在寂静中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习惯地起身走去，但到了门边时就有些迟疑，这么晚了，谁来呢？我打开了门，一伙人涌进了我的房中。从此黑色的命运就用它的利爪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怀着无望而且几乎是绝望的心情听任它的摆布，不知道它将飞向哪里。当它终于松开利爪时，我面对一个新的春天，但自己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我被卷入了一场风暴。它在我不是意外的，因为乌云早在几个月前就涌现而且愈来愈沉重。但是我又是意外的，没有料到它的来势是如此猛烈，震动了整个中国大地。更意外的是我竟也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难以接受强加于我的罪名，难以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以忍受孤独的煎熬……自己的前途莫测，又忧心于亲人们和友人们的命运……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解放前我也曾经历过一些风险的话，现在面对的是更严重也更严厉的局面。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我自问是无辜的因而相信将会得到公平的解决。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

而这时，诗神来到了——不，应该说，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放下写诗的笔已将近十年了，原以为再难以接近她的。在那样的处境下，我有炽热的感情要倾吐，要发泄，于是就在让我写材料的纸上疾力写了几首诗，并感觉到这很有助于稳定我的情绪。只是，我没有经验，不懂“规矩”，那些诗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被没收了，纸笔也被拿走，而且受到了警告，如果再犯就要受到惩罚。我很痛心和惋惜那些诗的失去，它们未必很好，但大都是直抒胸臆的自白，很能表达我当时的复杂的心情。而这时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我从诗神身边拉开，我发觉唯一能安慰并给我以温暖的就只有她了。人们可以命令我闭上眼睛，但无法禁止我梦想；可以收去纸笔，但不能禁止我默念。我常常努力排开一切烦恼和杂念，像困兽一样在小房内徘徊，或是坐在矮凳上望向高窗外的蓝天，深夜躺在木床上面对天花板上昏黄的灯光，喃喃自语。其中不少在念一念后，抒发过感情就放弃了，但有的在反复地默念，不断地推敲后就形成了诗，在记忆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当我重温那些小诗时，

当年的许多情景就浮现了出来。那种冰冻到内心深处的孤独感，那种积压在胸腔而不能出声的长啸，那种困在笼中受伤的野兽般的呻吟，那种在无望和绝望中期望，那些单调、寂寞的白日和惨淡的黄昏，那些无眠的长夜……在创作这些小诗的过程中，帮我打发了许多时间，使我的生活不致于那么黯淡和空虚。通过她们，抒发了我积郁的感情，有助于我内心的平静。而且，她们安慰了我，激励了我，支撑着我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度过了漫长的灾难的岁月。

写这些诗，只是为了自己，决没有梦想发表。因而，无论好坏，她们至少具备了艺术的一个基本品质：感情的真实。我年轻时和最近十多年来终于又回到文坛以后，也写过一些诗，不能说都不是有感而发。但我还是更偏爱这些小诗，因为她们是与我一生中艰难的日子联系在一起，是更为赤裸地展露我的内心和灵魂的，她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通过她们，使我深深体会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的，她们是开在我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我为什么常常写海

老水手坐在岩石上敞开衣襟，像敞开他的心面向大海

.....

青年诗人王家新写的一篇有关我的文章中，注意到我不是生在海边的人，一生中很少到过海，却常常以大海作为诗的题材。他因而想到国外一位著名作家曾主张把“创作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分离开来，并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就在于寻找和发现一个作家的“内心的故乡”——后来他又当面问过我，希望我就这一情况作一点解释。回想了一下，我的确写过一些关于海的诗，而且其中不少是写于我看到大海以前。我真正看到海时已进入老年，只在海边生活了十天，后来在海上航行了两天。我与大海的直接因缘不过就是如此。那是太短暂了。然而，我对海的向往却是长远的，一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期。在一首诗中，我写着：我不是一个能够忍受寂寞的人，当我还坐在人生的门槛上时，我就向往着考验海燕的暴风雨，向往着雄鹰的天空和海洋上水手的歌声。

——《凝望》

我对海的感情，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培养的。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就使年少的我产生了许多关于海的遐想。十四五岁时，读到了黎烈文翻译的法国作家洛蒂的《冰岛渔夫》，那讲的是一位年轻的水手和一个纯朴的少女的悲惨的爱情故事，但我觉得小说中更重要的主角是大海：那在朝阳照耀下波动的迷人的海，那在暴风雨中咆哮的愤怒的海，那面对星空沉默的神秘的海……这以后，我又读到了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几部写海的小说，读到了普希金的《致大海》、莱蒙托夫的《帆》、高尔基的《海燕》这样一些关于海的诗篇，看到过一些关于海的艺术作品，就渐渐产生了对海的向往。我渴望去过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去与恶人斗争，去经历风浪，去征服海洋……我对海的向往带着浓厚的梦幻色彩，事实上，那是少年的心对自由、宽广、斗争

生活的向往，而那又是与我还只是朦胧地理解的一个庄严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

我渐渐长大了
有一天，告别了家乡
去寻找梦中的海
我一面艰难地跋涉
一面欢乐地歌唱
——《海的梦》

当我逐渐成熟而且逐渐深入到生活中去以后，自然地，幻梦的色彩也就逐渐褪色。我不能不睁开眼睛面对严峻的现实，而且逐渐体会了人们常常说的“生活是海洋”这句话的丰富的含义。那不仅是指生活的辽阔、深沉，也是指生活像海洋一样充满了风浪。我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起伏，从这当中受到了锻炼，得到了力量，加强了对现实的理解。我没有料到，一次大的风暴几乎使我葬身海底。像一个遇难的水手，我在茫茫的生活的海洋上长期地飘流。在巨大的痛苦中，我曾企求一座小岛让我得以栖息。但是，也正像一个离开海洋的水手那样，当我被迫卧在一间茅屋中时，却又感到深深的空虚和寂寞：

平静的日子使我烦恼渴望着风暴和巨浪
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
——大海呵，我的故乡——《海的向往》

这只是年轻时我读到过的莱蒙托夫的那句诗“只有在风暴中才能得到安详”的注释。

不过，我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注释它的。在风暴中，我有时也不免痛苦，不免胆怯，甚至不免灰心和颓唐。但是，当我被抛置在沙滩上无所作为时，我却宁可再到海洋上去，再到风暴中去。当我迈入老年时，才第一次走向了真正的海。我是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走近它的。我最初看到它时，有一点失望，有一点怅惘。我想象中的海应该更壮丽，更宽阔，更迷人，更神秘……面向大海站了一会以后，我的感情逐渐起了变化。不，海应该就是我面前这样的海。而且，好像我一直就是在它身边，好像我是非常熟悉它的，如同面对一个老朋友。我亲切地吐露了我的情怀：你用你的微风吹拂我的白发你用你的温情抚慰着我的伤痕你用你的肃穆澄清我的灵魂你用你的永远不息的波动向我启示了运动和永恒在你的波涛和我心中的波涛交流中，我更深刻地

理解了生命，人生
理解了您，和我自己

……
——《生命的激流》

我想起了少年时对海的幻梦，从而回顾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

看啦，波涛起伏，急浪汹涌如此壮阔，如此美丽

原来那就是我梦中的海原来我一直就在梦中的海上飘航——《海的梦》

我终于体会到，少年时的单纯、热情的梦想是可贵的，然而梦中的海并不像幻想的那样飘渺。实际上，生活就是海，那是比幻梦中的海更深沉、更辽阔，有着更多的巨浪和风暴，因而是更美丽、更庄严的海。同时，我也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多的人在海上苦斗，这样多的人在海上沉

没，而人们还是向往海，热爱海，奔向海，而在离开后怀念海呢？ 谁能够，谁能够

回答这难解的谜
你就懂得了，懂得了
人生的奥秘
——《海之谜》

如上面所简单地谈到的，海在我有时是梦想的象征，有时是生活的象征，有时是生命的象征或人生的象征。我对海的赞颂，是与我在不同的时期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态度相联系着的。因而，并不是“创作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不一致，而是要能从“生活中的自我”去理解“创作中的自我”，或者，从“创作中的自我”去理解“生活中的自我”。当然，那不应该从浮面上去看，而是要真正找到作者的“内心的故乡”。

“老水手的歌”，这是我的一首小诗的题目，后来又将它用作为一本诗集的书名。有人因而称我为“老水手”。是的，我在生活的海洋上已风风雨雨地飘航了几十年。现在还在飘航着。我的目标还在前面。美国诗人休斯有一首题名《老海员之死》的诗，我很喜欢。而且它与我前面所说的一些意思是相通的，只是说得更为动人一些。诗很短，我现将它抄录在下面： 我们把他葬在多风的山顶，他的灵魂却走向海洋。我知道，因为我听到了，当一切都宁静，他海一般的灵魂对我讲：不要把墓碑放在我的头上，因为我不打算在这儿安躺。不要用鲜花点缀我的坟头，因为我已回到浪尖风口。请不要，不要为我啼哭，因为回到大海我很幸福。（申奥译）1985年9月

从诗想起的……

其实，关于诗我能有多少话可说呢。我只是写过一些（就我写诗的年数来说，那是太少了，而且大都是不好的）诗而已。我选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通过关于我的写诗的经历来反映我的几个阶段的生活的侧影，也附带说明一下我是通过怎样长久的探索，才懂得了一点诗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原是极其平凡的。

—

我写出第一首像是诗的东西是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由几个也是中学生（其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组织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而且每人要带一篇自己的创作去。我们认识一个销路少得可怜的报纸的副刊编辑，有稍稍像样的作品，就可以在那副刊上发表。我欢喜文艺，也热心于学习写作，但过去只是在一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两三篇作文。当我看到那几个只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刚认识不久的同伴，大都有一本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的厚厚的剪贴簿时，我是带着敬佩、羡慕的心情的。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加积极地练习写作。当时我读到了臧克家的两本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也还读过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诗。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

响下，我写出了第一首诗。

当我羞怯地将它在读书会上交出时，没有得到好评，但受到了鼓励。第二次我交出的诗，终于在与我们有关系的那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诗是这样的： 忧郁像一只小虫，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

 不愿说也不愿笑，
 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
 生活像一只小船，
 航行在漫长的黑河，
 没有桨也没有舵，
 命运贴着大的旋涡。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小足球场上消耗的时间比花费在课业上的时间要多，还没有真正走向生活，对将来有无数幻想，却写出一些这样低沉的语句来，现在看来真是可笑的。这是一个坏的开始：不是出自衷心的感受，而是为了——仅仅是为了要写作，而且是装模作样地摹仿别人的腔调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但无论如何，我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文艺的道路。在这以后，我大胆得多，也更提高了写作的兴趣。不过后来主要是转向杂文了。这是由于鲁迅的影响。他当时用“晓角”的笔名（我们从笔调上认出了是他），以《立此存照》为题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精悍的杂文，我的杂文的总题目就用了《恐口无凭》。此外我写过两篇短短的小说和几篇速写，也还继续写过几篇诗。可以说，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读书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主要是靠友谊结合起来的，人数不确定，成为核心的是五、六个人，多的时候到十多人。不仅仅是讨论文艺创作，也讨论时事和哲学，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就漫谈，扯闲天，甚至玩玩笑笑地打闹起来了。这是一群自命为进步的青少年，我们不仅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也还硬啃着《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一类厚厚的社会科学书籍。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南方开展，后来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我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参与了武汉市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我们这一群人大都投入到了这一浪潮中，而且是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其中有几个被国民党逮捕，我也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转学到外县的一个中学去。这究竟是一群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在当时的进步的书刊的影响下面，也由于目睹了旧社会的一些黑暗和不平，有向上的要求，有爱国的热情，但都还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和习性。我们就在时代的风浪中成长，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后来有的随波逐流，有的落荒，有的更是堕落了，但更多的人则还是坚持着他们的道路，不断地在前进。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是有着一个较好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曾生长过一代革命者。后来在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下面，我都没有背离开始的方向。但由于始终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我走得很慢，很艰难。如今回顾时，我发觉，在漫长的四十年后，我离我的起点并不远……二一九三八年，当武汉沦陷前几个月，我流亡到重庆继续上学念书。我广泛地阅读着一些文艺报刊，并未想到投稿，我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向一些比较知名的报刊投稿的水平。我终于投寄出的第一篇稿件，的确是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

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段故事：一九三九年的年初，一个

和我同班的女同学突然提出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我立即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当时一般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动过好多次念头想去的。但当时我对她允诺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她本身。我们共同参加校内校外的救亡活动，同台演过几次戏，有过一次长谈。

从最初起，我对她就怀着一种隐蔽的感情，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

然而，她大约也能够感受到。她是湖南人，有着爽朗、热烈的性格。她的提议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于是我们悄悄地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外面。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三青团员向校方告发。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一切，但还是受到了申斥，而且被看管了起来，不准离开校门一步。

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躲藏了起来。我们还想继续贯彻我们的计划。由于我不能离校，一切很难进行，而她要再返校也不大合适。她让人带来一个便条，告知她决定和一个女伴一道先去成都，在那里等我，希望我寒假去。而为了逃避学校和她家里的寻找，她们将不坐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木船沿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她的通知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我心情不安，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在长江边上找到了她所要搭乘的那只木船。她和她的女伴已经在船上了。船第二天就要开行。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河滩上来回走着，谈着，说的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话，却又似乎都有着含意，我感到甜蜜又哀伤。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她送我爬上高高的江坡。我知道我不可能去成都，这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学校没有发觉我的溜走，这一点没有使我感到高兴。有什么呢，开除就开除吧。我面对着明天就要考试的功课，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情沉重、痛苦、感伤，突然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别》。诗第二天就投寄到靳以编的《文群》副刊去了。天知道我是怎样对付了那几天的期终考试的。这首诗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但一首送人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诗，竟是如此伤感，一片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连我自己，在不久后就对它感到不满。但几天之后诗就刊登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而且还有人称赞。

这将我写诗的热情引到了一个高潮，成了《文群》的经常的投稿者。同时我也留意读一些别人的诗。有一次，我买到了艾青的诗集《北方》（他抗战前出版的诗集《大堰河》我是后来才读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六十四开的小册子，给予我很大的感动，而且在诗的形式方面，为我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那三、四年间是我写诗最多的时期，投稿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了。我真想好好记述一下在一九四一年夏我是怎样先后结识了几个写诗的友人和我们的那一段生活，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回忆的题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除了C（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抗战前就在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了）以外，都是刚刚写诗的年轻人，流亡的穷学生。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也有所追求。但并没有真正走进生活和接近人民，他们的歌声美丽，但有些飘渺；他们的激愤的喊声是真摯的，但并不深沉。这是几棵刚出土的新苗。对于当时老一辈的知名的诗人，他们尊重的是

其中的几个。对于当时的诗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识以后不久，就决定办一个诗刊，经费问题依靠在熟人间募捐解决了。诗刊的名称是《诗垦地》，断断续续一共出了六期，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查禁。对于几个青年人办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他们也是不能放心的。

我的诗有几个赞美者，却受到了一个长者的责难，说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使我很愤愤不满，内心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写出一些好的诗来。——但终于没有能够写出，反而写得更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几乎不写诗了。我不必掩饰我在二十岁前后的种种缺点：骄傲、虚浮、锋芒毕露，生活上的吊儿郎当，思想上在进步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在反动派的黑暗的统治下面，我却浮游在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中——这是指生活情况，也是指精神状态。我自以为反抗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多次的政治迫害增加了我骄傲的资本。不能说我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我只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可笑的“骑士”而已。当时一位友人曾称我为“马克”（这是冈察洛夫长篇小说《悬岩》中的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善意地、亲热地就好的一面这样来比拟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意的、然而辛辣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写得出好的诗呢。当时的作品已经全部丢失了，现在留存下来的少数一些，都是凭记忆抄出的。我且举出两首短诗做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创作倾向。门

——写给老朋友们看

莫正视一眼，

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
是她；

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

而她

在并不汹涌的波涛中，就投进了

残害我们的兄弟的人的怀抱。

今天，她又要走进

我们友谊的圈子，

她说，她现在才知道

只有我们

才是善良的灵魂。

让她在门外哭泣，

我们的门

不为叛逆者开！

（1940年）

另一首诗是：

青春

让我寂寞地

踱到寂静的河岸去。

不问是玫瑰生了刺，

还是荆棘中却开出了美丽的花，——我折一枝，为你。被刺伤的手指滴下的血珠揩

上衣襟，

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

(1941年)前一首诗《门》是针对武汉时期读书会中的一个女朋友的，她当时已经嫁给了一个在武汉曾迫害过我们的国民党党棍，却又渴望着我们的友谊。写这首诗，我当然自以为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的。情绪是真实的，诗又很短，所以还不大容易看出问题。后一首诗《青春》虽然也很短，却明显地暴露了我。“让血渍装饰我的青春”，这是炫耀自己的进步，但全诗却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基调的。我那段时期所写的诗，大都也就是如此。我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这一点，虽然那认识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也渴望写出表达人民感情的诗。但仅仅靠主观愿望是不够的，我不能拿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一定勉强写下一些豪言壮语，那就不过是虚伪。而我厌恶虚伪。我也写过人民的苦难，如《乞丐窟》、《熟睡的兵》、《市外》等等，但那只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浅薄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感同身受的血泪的控诉。当我真诚地写出一点什么时，那当中当然也有我的追求、我的搏击，但也暴露出我思想上、感情上的疮疤。我不必矫情地说自己缺乏写诗才能，但在诗中——在一切艺术作品里，特别是在诗中，比起技巧来，思想感情是更主要的，是决定性的。只有至善至强的人才能有至善至强的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我才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那道理我是很早就知道的。我感到苦恼，我有过挣扎，进行过探索。我写过少数几首还算健康的诗，如《铁栏与火》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一步，那么我的诗就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首先就要求我的思想感情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我当时还是飘浮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不满，却又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没有努力从那里跨越出去。在主观上又缺乏追求的激情，不敢正视和解剖，更没有决心和力量去改正自己的缺点。我对过去自己写的那些诗，除少数几首外，大都有一种厌恶情绪，又无力写出更好的诗。另外，我又感到我的友人们是走到我的前面了，为了使自己不致于显得那样落后，我采取了一个消极的办法：不写。大致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我停止写诗有十多年，偶尔也写一两篇，更多的却是写散文、短论、杂文之类的了。有的人却还是称我为“诗人”，他们没有想到这对我不过是一种讽刺和嘲笑，使我内心感到悲哀。三我没有想到我又会写起诗来，而且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下面。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十六日——我特别记得这一日期，因为这天正是武汉解放六周年。

我曾以巨大的热情和欢乐迎接了这个大城的解放。我没有想到，六年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竟然会发生这样一个巨大的波折。突然地我失去了一切，单人住在一间小房里。一方面是痛苦的煎熬，不知这是为什么因而找不到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景只能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怀念和担忧。另一方面，是孤独的折磨，没有自由，而又没有书报（一年后才有了），甚至没有纸笔。对于我这样一向无羁的性格，这比死亡要可怕得多——这是第一次我面对最严重的考验，我摇摇晃晃地使自己勉强站住了。我回顾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我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和因而感到内疚的。我是热爱生活并享受过生活的，但从更高的水平看，我却虚掷和挥霍了我的青春。丢掉了已往的一切并不值得那样惋惜，我还年轻，我还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我将要——我一定要重新开

始，我还能为人们做一点工作。但我从哪儿开辟新的道路呢？因为常常怀念我的孩子，我想为她们，也为像她们一样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我决定写一本给少年们的诗。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所以大胆，不仅因为写作是不被允许的（老实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主要的是在于，我已有十余年不写诗了，又远离少年时期，而要为少年们写诗，特别需要一种单纯、明洁、欢乐的心情，这在我当时的情况和处境中，是极难达到的。但是，既然已经决定，我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一场考验意志的斗争。首先，我必须使自己超越于痛苦之上。

我慢慢地发觉痛苦像海潮一样，也有它的规律。它一清早就在心中汹涌，我用任何办法：用理智、用劳动、用歌唱……都无法阻挡它，而到中午就达到了它的高潮，中午的寂静在我是最可怕，最难以忍受的。下午我就平静一些，而渐渐地能够自持了。我回想着我的童年时代，回想着我所知道的少年们的生活，努力培养诗的心境。有时候，闪光似的，一个题材在我心中掠过，我口中默念着，进行着创作。大多时间，一无所获，但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我终于写出了三十多首。说“写”，是有一些语病的，因为没有纸笔，大都是口念，后来有机会时才写下的。每一首诗的写成在我都是极大的快乐，反复地修改，无数次地默念着，这样帮助我度过了许多寂寞、单调的白日、黄昏和黑夜。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活将要痛苦、暗淡得多。我甚至不能想象怎样能够没有它们。而且，这一束诗证明我不是无力的，证明我还能够为人们做一点事情。由于这一束诗是这样与我最痛苦的日子联系在一起，由于它们是这样地曾给予过我安慰和激励，所以对于它们我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我曾抄了一册送给我的女孩，并和她们一道朗诵过其中的几首。

现在看来，那当中的有一些是并不算好的，有一些还不坏。在我，这一册诗的完成是超过了诗的好坏的本身：这是意味着意志的胜利，一个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可惜后来环境稍好一些的时候，我反而放松了努力。在艰难的境遇中，我们往往还能奋起全部精力，而在平静的情况下，却容易为懈怠所俘虏。

关于写给少年儿童看的诗，我还想简单说几句话，那不应该是以押韵的语言讲说一个道理，叙述一个故事，它也必须具备真正的诗的素质。少年儿童，以他们纯洁、真挚的心，对于文艺有着一种敏感和一种异常的辨别能力，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正确的艺术美感，千万不要以为对于他们是可以以废品去哄骗的。

四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构思过一个儿童剧本（后来写出来了，题名《谁打破了花瓶？》），另外写过几首别的诗，其中一首是给雪的。

在那样的孤独中，我是经常回想着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虽然充满不安、痛苦然而美丽的时日，那真是有如一个梦境。我深深地怀念她。而且为她的命运担忧。我常常低声地哼唱着她和我共同唱过的歌，在歌声中浮现出了往昔的情景，而且我似乎听到了她应和的歌声，于是我写下了那首短诗：《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一九六〇年的十二月，当时我已在武汉近郊的花山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生活了一年多，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给了我许多照顾，然而我有时还是感到寂寞。一个初雪的黄昏，人们原聚在我所住的那间“队屋”里的，现在都散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门前，望着飘飞的愈落愈紧的大雪，那样动情地想起了她，在一种柔和而又哀伤的心情中，我喃喃地念

着一些话，当夜在纸上整理了一下，就是那首《雪》，那后面是：……你在哪里呢？你此刻是不是也站在一个迎雪的窗前呢？你是不是也还记得那些日子呢？过去闪着欢乐的光辉，也是沉重的负担，我希望你记得又但愿你遗忘。……雪落着，雪花在渐渐浓厚的暮色中闪耀；雪落着，雪落在我的心上使我的心更寒冷了。我轻轻地呼唤着雪，雪，雪，啊，我是在轻轻地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我是在轻轻地呼唤着那常常在我心中回响、荡漾，而我不敢大声说出的你的名字……将近一年以后，在一九六一年的十一月，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在一个晚上，我去看她。六年多来，我们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却彼此不知道消息。六年多来，我的道路上是充满了风暴、泥泞……，我艰难地跋涉着。现在我是孤独的。可以想象，她的生活也一定是充满了辛酸和悲痛。如梦的往昔，六年多的阔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她将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呢？我的命运是在她的手中了。她住在一栋大楼三层楼上的一间小小的房屋里。我先在楼下望了望，那里有灯光。我快步上楼去，在她的房门口站住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好不容易才举起了手轻轻地叩门。我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没有反应，我又叩门，又等待了一会。门轻轻地开了，她默默地微笑着（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站在我的面前……。于是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好些天里，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只有经历过巨大的悲痛和几乎是绝望的心情的人，才能感到这样巨大的幸福。我又写下了几首献给她的诗，其中一首这样描绘着：我全身战颤，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

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而在一首题名《我能给你的……》的短诗中，我写着：你说你并不需要一座金屋而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小巢我一口一口地到处为你衔草温暖你，用自己的体温和自己的羽毛我用嘶哑的喉咙唱着自己的歌为你，为了安慰你的寂寞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呵，并不贫穷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旷野、草原、丛莽海洋、天空、阳光……让我们在小小的巢中栖息在无垠的天地间翱翔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过类似的诗，但那感情并不是那样真挚、深沉，而在这一次我献给她的几首诗中，是同时奉献出了自己带创的心的。五一九五七年三月，当我将离开那间独住的小房半个月前，有一次，在围着高高院墙的院落中散步时，以极度羡慕的心情仰望着在晴空高飞的一只鹰，当天我就写下了一首短诗，那结尾是：啊，有一只鹰在高飞，怀着真正的鹰的心。

它的翅膀有时牵引着狂风暴雨，有时驮负着阳光白云……这里面当然是寄寓着我自己的情怀的。后来，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一年那两年间，我又写过一些这样的诗。有时我回顾过去：在我的全部青少年时代雷声隆隆，激荡着革命的风暴。我骄傲：我站在光辉的旗帜下，我羞愧：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士兵。我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心情：我有着真实的追求，真实的渴望，我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一切痛苦都带来多少好处，斗争用她苦辣的乳汁哺育着我的生命。而我也激励着自己：但是，听啊，在我的内心青春的歌声仍然像当年一样轰鸣，她烧灼着我的胸口，激情地呼唤我：勇敢，奋

斗，再前进！在一九六二年初，我把这一组诗整理了一下，写了一篇短短的前记，当中有两段说：在这些诗里面，我寄托着自己的痛苦、渴望和追求。

如果有人读到这束诗感到诗中有不健康的地方，他的感觉是对的。而凡是知道我的经历和处境的人，对这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吧。

这每一首诗的写成，都曾带给我极大的喜悦，但现在当我整理着它们的时候，却感到了不满。我渴望从自己的哀乐中摆脱出来。我将感到多么大的幸福，如果我能够真正为人民歌唱。

我说的是真实的心情。这一组诗，比起我年轻时所写的一些诗来，是要好些。不仅是指诗的技巧，主要的是感情的真挚和深沉。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的。但是，这究竟只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就缩小了诗的意义。如果我一直沉溺其中，那就不但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有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向病态发展吧。我必须使自己振奋起来，冲破狭小的圈子，飞向广阔的天地。一时却又没有这样的力量。于是基本上又停笔了，这样又是十多年。从我最早学习写诗起，到现在已经整四十年了。解放前写的那些诗，大部分已经丢失了。这并没有什么可惜，如果不就个人纪念意义来说的话，因为那当中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诗。后来写的诗，为数不多，也散失了一些，这也并没有什么可惜。可惜的是，四十年来，我的收获竟是这样可怜。六一个人的诗的道路也反映着他的生活的道路，反映着他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的成长。

正如在小说中不应拔高英雄人物一样，在诗中，诗人不应拔高自己。而且正如在小说中拔高英雄人物其实是否定了英雄人物一样，在诗中拔高了自己的诗人已不是真正的诗人了。

如果没有为自己的感情所温暖，如果自己的血液没有流贯在诗中，那么，无论有着怎样的豪言壮语，无论有着怎样美丽的词句，那并不是诗。诗首先要求真诚。不能以轻佻的或是以轻率的态度走向诗。正因为诗应该是和人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诗人有着高的要求：只有真正是人生战场上的战士，才能无愧于是一个诗人；只有忠实于历史的要求，与人民喜怒哀乐相通，才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我的诗的弱点正反映了我的人的弱点。我写过一些不能算是诗的“诗”，因为我急于去适应某种政治要求和政治观念，而我的感情事实上还没有达到燃烧点的高度；我写过一些感情浮泛的诗，因为我还没有爱得那么深切和恨得那么强烈；我写过一些有着真情实感，有追求、有搏击的诗，然而在那里也常常暴露了我的软弱和温情。当我真正懂得人生的严肃和诗的庄严时，却几乎无力歌唱了。这是我的悲哀。在我写诗的过程中，曾两次长时期的停下笔来，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前后，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后一次停笔到现在又有十三四年了。什么时候我又将提起笔来呢？这里，我大致回顾了一下写诗的经历，同时也就是对自己的一次鞭策。我如今迫近老年，健康状况也不大好。过去的二十年来，正是我能够和应该好好做一点事的时候，却在一种深深寂寞的心情中荒废了。

但内心还激荡着青年时代的回声。当然，已没有可能像当年那样，在纯洁的激情和美丽的梦想中再开始我的道路了。然而一切都有它的好处——即使是长期的痛苦的煎熬，它终于没有能将我焚毁，而成熟了的痛苦的果实就是力量，虽然这果实是沉重的，我负荷着它，而它又激励着我，继续在人生的长途上跋涉。我不是得过且过、无可奈何地一步一步走向坟墓，我的永

远骚动的灵魂不能允许我这样，虽然坟墓当然也正是我的终点。

那曾经在我年轻时响彻我内心的召唤而今还在鼓舞着我，因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唱出真正的美丽的歌——即使那是“天鹅之歌”！ 1976年3月

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

—

什么是诗？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和诗人表白过自己的观点，而未必有一个得到一致认可的定义。我宁可同意那个最简短的说法：诗是心的歌。——当然，这是还需要就诗的艺术特点加以阐明的，因为，扩大一点说，一切艺术作品都可以说是心的歌，只是在感情流露的强烈性和直接性上有所不同，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二我在一篇小文《第一课与第一步》中曾谈到，在少年时期曾经怎样受到鲁迅的《故乡》、《为了忘却的纪念》、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这一类抒情性很强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我说：“这是我后来走上文艺道路的一个准备期。可以说，我现在对文艺内涵感情的感受力和鉴别力，是在当年那一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对某类风格的文艺作品的偏爱，我对自己写作中真情实感的要求，也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小小的源头。”还可以补充一句，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后来形成了和决定了我的诗的风格。三如前面所说的，我最早阅读的文艺作品并不是诗，当我练习写作时，我最早写的也不是诗而是散文。除小学时在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作文之外，我第一篇用铅字印出来的东西刊登在夏丏尊、叶圣陶先生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五年的《文艺年刊》(?)上，题目是《一件小事》，是模仿鲁迅先生的笔调，写一个国民党军官毒打黄包车夫的情景。

我开始接近诗，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我参加一个读书会以后。读书会中有一个只比我大两岁的朋友王暮云（王凤），他将他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诗的一本厚厚的剪贴本给我看。我惊叹而又羡慕。我想，我为什么不能写呢？于是也就学着写诗。

那时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已相继出版，得到一些名家的推崇，我都找来读了。我是学习他的风格在诗的道路上起步的。在《从诗歌想起的……》一文中，我引过我发表的第一首小诗《无题》。后来不久，我回到故乡黄陂县去，又写过一首较长的《古城曲》，我还记得那头一段：古城楼头飘来一片白云，太阳用锐箭射向江水闪烁一万颗银针。

一叶小舟顺着大江漂流，茫茫的前程凭一篙撑……从诗的表现手法和语言上，都可以看出臧克家的影响。同时，我也读了一些别人的诗，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等。他们的诗我并不是都喜爱。譬如徐志摩，我只喜欢他的《海韵》、《告别康桥》、《偶然》、《沙哟那拉》等。戴望舒的我也只喜欢《雨巷》、《烦恼》、《我的记忆》等。在汉园三诗人

中，我最喜欢的是卞之琳，虽然语言毫不华丽，有的诗我也不大读得懂，但可以感到那诗的素质。曹葆华的《无题草》很难理解，但有某种朦胧的东西吸引我。

读了戴望舒发表在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寂寞》，我模仿着写过一首小诗：走了，被我怀念的人，留我独自守一串黄昏。爱夜坐听风，昼眠听雨，但你告诉我：现在我到哪里去？看花开花落，庭前绿草在足印中生长。想起遥远的地方，遥远的人，心中笼罩一片哀伤。

寂寞怎么如山一般高？还是让他去吧，衔一支烟，到山的那边去寻找凋落的童年。

这不像是个十五岁少年的心境。当时我也没有学会抽烟，是为了押韵，也是为了表现一种情调，用了“衔一支烟”这样的句子。至于“夜坐听风，昼眠听雨”，那完全是套用来的。这首小诗后来用了一个化名，由一位朋友拿去发表在昆明的一家报纸副刊《平明》上。我引用了这首小诗，是想说明我当时正处于可塑性的状态：在艺术上，更主要的在思想感情上。在艺术上，这首诗又不同于我模仿臧克家的诗风写的那些诗。在思想感情上，当时我自傲于是倾向进步的，但在内心深处，却还喜爱着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这里：当时我也并不是没有找一些进步的诗人的诗来读，读得不多，感到那缺乏吸引我的艺术力量，以后就不大注意了。在思想认识上，我是站在进步诗人这一边的，对于徐志摩等人的诗，我知道是属于别一阵营的，但在艺术上，我却为他们所吸引。而且，他们的作品多少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怎样才算是诗。我觉得，一直到今天，这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训：即使是健康的内容，如果要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就必须是真正的艺术，通过艺术的规律，以发挥艺术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正如我们要用刀作武器，那必须是真正的钢锤炼成的刀，而且要将它磨得锋利。是当时救亡运动的浪潮和流行的一些进步书刊给了我影响，在文艺领域中，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战斗传统给了我影响，使我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道路没有向病态的泥沼倾滑下去。但其中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一直是我前进中的负担。四是艾青将我引进了一个新的诗的国土。一九三九年夏天，我买到了他自费印行的《北方》，那是六十四开的薄薄的一本诗集，只收集了九首诗。但给予了我强大的震动。

那样真挚、深沉的感情，那样朴素、纯净的语言，那样新颖的表现方式，和颤动在诗中的时代的脉搏，使我深深地感动。我特别喜爱《我爱这土地》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反复默诵中背了下来，而且曾多次在诗歌晚会上朗诵。于是，我开始搜集当时已出的艾青的别的诗集，同时，也读了他的诗论。他的《大堰河》中大部分的诗，他的《吹号者》、《向太阳》等，也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认真地、反复地阅读了他的诗后，使我对于诗有了比较深切的体会。那以前，我已在章靳以编的《文群》上发表过一些诗。当我将稿子投寄出去以后，就急切地期待着报纸的到来，看到登了出来，就喜悦而激动。

当读了艾青的诗以后，我对自己的诗就很不满了。那些诗在主题意义上都还是积极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感情。但是，那感情是浮泛的，语言也显得造作，因而，缺乏真正的诗的素质和美感。当我后来编印第一本诗集《门》时，那些诗一首都没有收进去。读了艾青的诗后，我在诗风上有所改变的第一首诗是《来自草原上的人》，发表在罗荪、力扬编的《文学月报》上。那

多少有些模仿艾青的痕迹。而正是通过对于艾青的诗的学习，使我认识到真正的诗不是模仿，而必须是自己心声的倾诉。当你倾诉自己的心声时，也就表现了你自己的个性、素养、感情和感受，因而也就自然而然慢慢地会产生自己的风格。所以，《来自草原上的人》我也没有收入集子中。五差不多就在喜爱艾青的同时，我也开始注意到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的诗（《七月》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创刊的，但那时我在湖北外县，难得买到）。我可以这样说，很少有编辑像他那样具有敏锐的诗的审美能力，而又像他那样以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顾情面地拒绝发表名家的不好的作品，而乐于刊登不知名的青年在生活中发出的真诚的歌声。《七月》和后来创办的《希望》上所发表的诗，虽然水平不一，一般地说，都是较好的诗，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在《七月》、《希望》上陆续出现的诗人，后来形成了一个流派——“七月派”，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向《七月》和《希望》投过稿，我只是这两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从刊登在那上面的诗汲取了营养。

而胡风的关于诗的理论也给予我以教益。他是强调诗的战斗性的，同时又非常注意诗的艺术规律，强调诗首先是诗。一方面坚决抵制了那些唯美倾向的不健康的诗，一方面也坚决抵制了没有将正确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的空洞叫喊的诗。他的关于诗的论述，提高了我的一些零乱的、朴素的感觉，而且给了我鼓舞和启发。我觉得，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也还是值得重温的。

在后来，我的视野当然渐渐扩大了，无论是在诗，还是在诗的理论方面，我读过一些著名的作品（那主要是外国的），它们更提高了和丰富了我对诗的感觉和理解。但是，我接触到胡风的诗论、“七月派”中的某些诗人和艾青（他有一些作品也是发表在《七月》上的）的诗，正是在我最初学习写诗的发育期和成长期，因而那影响是关键性的，我后来对诗的认识，只是在那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六在那几年间，我也读了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诗。当时出版的译诗不多，只是零零星星地介绍，而且大多翻译的质量也不是很高。所以，我谈不上对哪一位大诗人有较全面的认识，有一些著名的诗篇，也并没有使我特别激动。当然，这里有一个欣赏习惯和理解水平的问题。中国的古典诗词，我年轻时接触得也不多，主要是在学校的课本中读到的，课外很少阅读。我不喜欢那大量的离愁闺怨的诗，有一些好的诗的意境当时我也不能理解或无法接受，因为与我的感情距离太远了。所以，当我学习写诗的最初那几年，外国诗和中国的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都不是很大。倒是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间接地培养了我对诗的感受力。我那一时期读书真是太杂乱了。试举几个例子，在我珍藏的书中有鲁迅的小说、杂文，也有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也有纪德的《窄门》、《地粮》、《新的粮食》；有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也有阿左林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我的喜爱正反映出我思想感情的复杂。可能其中有的书对我的思想感情有着不好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是在这样广泛的阅读中，渐渐提高了我对文艺的鉴赏水平，是有助于我对诗的意境和素质的体会，有助于我的语言运用能力的。诗艺水平的提高需要全面艺术素养的提高，对于这一点，我是愈来愈有深刻的体会的。那一时期，我也阅读过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虽然理解得不深不透，于我的写诗也是有好处的。诗人对生活感受的深度，取决于他的感情，而那当中也就内涵着诗人的思想。“功夫在诗外”，除指诗人的生活实践外，我觉得也可以包括以上我所说的内容。

七谈到学习写诗的经历，我还必须谈到几个友人。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我认识了邹荻帆。他那时已出版过几本诗集，在诗坛有一定的影响，而我刚刚在诗坛起步，他却异常热情地对待我。后来又认识了姚奔、冀沔、绿原等一批写诗的朋友。有一段时期，我们同住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上，那是复旦大学的所在地，除了我以外，他们都是该校的学生。嘉陵江是一条美丽的、清澈的江，我们都在二十岁上下，都是流亡青年，家乡沦陷，亲人远离，穷困得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难以维持。有谁得到一笔稿费，大家就笑笑闹闹地到小饭店去吃大肉面或八宝饭，这就是难得的物质享受了。而我们却过得那么快乐：在沙滩上散步，在江里游泳，在临江的小茶馆里谈天……。不过，我们当然并不完全这样消磨时光。那是“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进步文艺杂志几乎都停刊了，我们募集了一点经费，办了一个诗丛刊《诗垦地》。我们在谈天中常常评论新诗的现状和当代的诗人，探讨诗的各种问题。同时各自埋头写诗。大胆地议论，亲切地切磋，自然地相互感染，彼此愉快地交换着对新作的意见，而又在好胜的心理下暗自竞争，……这一切在促进我写诗的积极性，提高我对诗的理解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而那一段青春岁月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附带说一下，近几年来，我常常收到一些年青人的来信，并附有他们的诗作。那些信都是写得十分恳切的，希望能对他们的作品提提意见，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也应该为年轻的一代尽一点义务。但是要那么多的诗认真阅读并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是我不能办到的。这使我不安，愧疚于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我知道别的一些作家也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我想，写诗的青年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也爱好写作的友人（我相信那是找得到的），经常在一起交换一下对诗的看法和对彼此作品的意见，可能要比收到一个作家的简短的复信要有益得多。

八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写诗很少了。那原因，我在《从诗想起的……》一文中谈过。

一九五五年，一场意外的风暴使我坠入了一个深谷，但同时也又将诗带入了我的生活。

在那样突然落下的毁灭性的打击下，在那样无望而且几乎是绝望的情况下，我的感情不能平静。我的内心有许多话要倾吐，也要从内心汲取一些东西来激励自己。于是，我又开始写诗。开初的一段时期，特别是我单独住在一间小房中的那两年，最使我痛苦的是孤独感：……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是谁呢？》这是我在那间小房内，像困兽那样地盘旋，或是夜半躺在狭窄的木板床上大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浑黄的灯光，自己的喃喃低语。后来，我因病离开了那里，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在那样的处境中，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寂寞：……我的心有时干涸得像沙漠，没有一滴雨露来浇灌。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我期待，我寻求》我不能算是一个坚强的人，又习惯于感情的温暖和热闹的生活，这样的打击和这样的寂寞，几乎是我无力承担的。但我又决不甘心就此沦落——我是指精神上的，于是，我不得不努力来克服自己的一些消极情绪：我常常推开颓唐奋身而起，如同推开梦魇奋身而起。我必须像对敌人那样，对自己进行决死的斗争。在《悬崖边的树》的收尾，我写着：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我想表明我是面临着两种命运。虽然事实上我当时已在“深谷”里，但我激励自己必须飞翔——

意志的飞翔，为一种信念所鼓舞的生命的飞翔。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说到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所写的一些小诗。我只想指出炼狱的烈火是灼人的，但也能炼掉一些精神上的杂质，如果你是面对考验的心情来面对你的命运的话。我以上引用了几段话，不过是想说明我如何通过诗来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因而减轻了自己的痛苦；也如何通过诗来反映了内心的自我斗争，如何努力想高扬起自己内在的力量，从而支持自己不致倒下，不致失去对未来的信念。——我偏爱那些小诗，是因为那是闪烁在我生命炼狱中的光点，是开在我生命炼狱边的小花。而通过那些诗的写作，使我能体验到诗是怎样和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我完全没有指望这些诗会发表——那在当时简直是白日梦，我常常只是喃喃自语，而后才将它们整理成篇的。所以，它们如果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在于感情上的真实。后来，那当中的有几篇，却在一个爆满的一千多人的大会场上被宣读了，不过，那是插在揭露我的“罪行”的大批判当中，作为不肯低头“认罪”、“梦想翻天”的“罪证”的。当时我被“驾着飞机”站在台上。听到那些诗竟然能公之于众，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好在我是深深地低着头的，所以不怕被“小将”们看到。——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九月三日，当天被批斗后，我就从“牛棚”中又被转送进了监狱。九我唱起了年轻时唱过的歌，年轻时的梦想我并未遗忘。

一如当年，我向往战斗的欢乐和献身的喜悦；一如当年，我的心像白云那样温暖、明亮，像云雀那样在蓝色的天空与绿色的大地之间上下求索地翱翔……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写下了这首诗。我当时并没有将新的政治形势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感奋的是祖国的新生。

这首诗和后来写的一些诗，我没有投寄出去。我还被隔绝于文坛之外。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诗刊》发表了我的一组诗。那以后不久，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我收到了一位与会的朋友的信，他说：“你没有参加大会，但你的声音参加了大会。”于是，我知道了柯岩同志在大会发言时，热情洋溢地朗读了《悬崖边的树》那首小诗，并作了深刻的分析，虽然，我不能不有些愧赧地感到，她的话是有点溢美了。我感激她，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以痛苦的沉默来承负泼在我身上的污秽，而现在我听到了一位不识者谈到我时用的是亲切的语调，是以同志相待的诚恳的语调。那以后不久，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全面解决。我在激动的心情中过了一个失眠之夜，在意识到我的处境已经完全改变时，我惊奇于自己是怎样熬过了那漫长的二十多年的。但更多地我是在一种兴奋的心情中望向前面。我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十在新的形势下，道路是宽阔的。而当我向前走时，感到步履有些迟缓。

因为，无论如何，我学习写诗已经有了这么多年了，对于诗，有了较多的理解，因而对自己也就有了较高的要求。我愈来愈深地体会到：诗是心的歌，它可能是如火一样喷射而出的，也可能是像山泉一样淙淙流出的；它可能像大江那样汹涌，也可能像深潭那样宁静；它可能像森林那样深邃，也可能像白云那样轻柔；它可能像高山那样雄伟，也可能像草上的露珠那样晶莹……。但无论如何，那都是通过作者的心灵所反映的对现实的感受。在我所写的诗中，我自认为稍好的就是那有一点真正的激情的。我不喜欢，以至羞于重读也怕人提到的诗，是那些缺乏真情实感或感情浮夸的。诗的致命伤是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而恰恰是诗最容易流露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

我读别人的诗，某些诗引起了我对作者智力或机智的赞叹，而我喜欢的是那些由于作者的心灵的颤动而引起了我心灵的颤动的诗，是那些由于作者的高度精神境界而提高了我的精神境界的诗。诗人所表达的情景、意义可能于我都不陌生，但是通过了诗人内心的反射，就不仅使那些情景、意义产生了热力和光彩，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更多了一种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一种特殊的魅力，那甚至不是用“神韵”、“意境”这类的说法可以概括的。而诗的力量往往就在这种难以表达的感觉中间。梁宗岱先生说过：“一首有生命的诗的创作也必然是诗人的自我和人格的创作。作者在执笔前和搁笔后判若两人。”说得很好。由于诗（有生命的诗）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感情，诗人的人格也必然会在诗中显现出来。由于诗人一定会努力奉献出自己内心最好的东西，在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中，他的心灵也会得到一次升华和澄清。A·托尔斯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过：“作家是和他的作品一道成长的。”我自己写的稍稍还可以一读的诗，特别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某几篇诗——在那些诗的创作过程中，对这一说法有一点体会。因而，我认识到，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的感受和感情：那里面体现着他生活的态度，渗透着他本人的思想、气质、生活积累、审美水平……。

技巧可以学习，这些却是不能强求的。而首先正是这些决定着一首诗的好坏。

而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学习过技巧。我只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地摸索到一点经验。

我极少事先进行诗的构思。生活中某种情景触动我的诗情（那有时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有时又像是流星似地一闪），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形象地去表达这种诗情，去深入地开掘这点诗情，这样逐渐完成一首诗。我大都是在诗写成后，再回头看自己是怎样构思的。而我深深体会到，要表达这种诗情并不容易。有时候，我的感情还没有达到可以写诗的燃烧点，我自以为是现实所触发的诗情其实是虚浮的，不过是认为这题材很好，有着“我要写一首诗”这样的愿望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出的一些句子大都是理性的产物。如果我想挤压自己的感情，那就显得造作。我知道这都是非诗的东西，因而不满，半途而废。也有这样的时候，我的原是朦胧的感受通过反复地探寻而逐渐明朗了起来，感情逐渐激动而凝注了起来。我逐渐沉浸到了对象中去，对象逐渐融入了我的心中。我就进入了最好的创作状态：兴奋、愉悦，全身都处于紧张中。代替那些理性产生的语言，为感情所孕育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流出了，想象力活跃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写出像样一点的诗。——写出的是一首真诗还是非诗，诗人自己首先就会感受到。

有人问罗丹是怎样进行雕塑的，他的答复很简单：砍掉那些多余的东西。而我认为，对于诗，就是要砍掉那些没有经过自己的血滋润的东西。

我写过不少直抒胸臆的诗，也写过象征性的诗（如《铁栏与火》等，写过少数近似现在所谓“朦胧诗”的诗（如《沙漠和海》）等。我也尝试过运用不同的调子，或热烈、或冷峭、或含蓄、或奔放……，那都是决定于我的所要表现的题材，所要表达的感觉和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中推敲那词感在感情色度上的微妙的差异；推敲同一意义用不同的语句或方式来表达的那语气之间的微妙的区别，那也都是为了要比较准确地表达感受和感情。而这样也就形成了诗的形式。因而，我认为，写诗

的技巧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内容的需要。我愿意读那些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诗，不怕它“新、奇、怪”，只要它是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的感受和感情（对那感受和感情的评介另当别论），怕的是仅仅只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怪”。而对我自己来说，由于驾轻就熟，容易墨守陈规，我应该在保持诗的基本素质的基础上，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新的探索。

这几年来，无论是祖国的形势还是文艺界的形势都是大好的。我的处境有了根本的改善，我理应写出很多的诗。事实上却写得很少。这一方面是愈来愈感到写诗、特别是写出一首有生命的诗，是不容易的，不敢也不愿随便提笔；另一方面，我逐渐进入老年，感情不像年轻时那样能敏锐地感受生活，处境改善后，也不像在漫长的艰难的岁月中那样能深切地感受生活。——也许是前一方面的原因更影响了我。因为，我当然也还是对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怀有激情。我对于写诗的矜持的态度其实是不必的。应该尊重诗，应该对自己有较严格的要求。但也还应该歌唱——发一点光，哪怕是微弱的光，只要它是出自我内心的热，只要它是时代光华的反射。所以，即使步履迟缓，我还要继续我的诗的道路。不过，我得时时提醒自己记住谢德林的那句话：我发誓：当我的心不再颤栗的时候，我就放下我的笔来…… 1983年5月 初稿 1985年11月再稿附记：这原是应雁翼同志之约，为《中国诗人》写的一篇东西，但写完后又很犹豫，没有寄出去。现在重新又整理了一下。

我所谈的是我自己学习写诗的情况和一点体会，不知道对读者是否有一点参考意义。我原还写过一篇《从诗想起的……》，也是相近的内容。这篇可以算是那一篇的补充。

??

